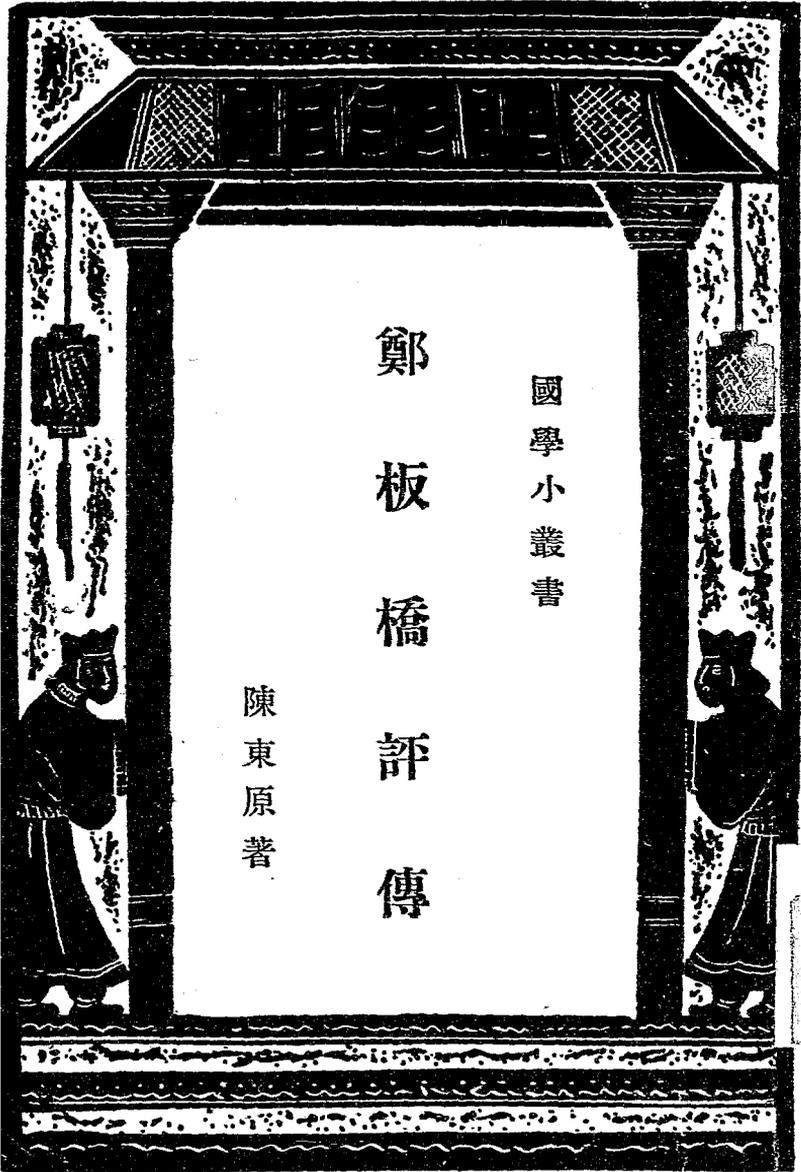


國學小叢書

鄭板橋評傳

陳東原著



MG

K825.72=49

2

國學叢書

鄭板橋評傳

著作者 陳東原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



藏書

目次

一	我輩中人	一
二	生卒考略	七
三	貧困	一〇
四	范縣	一八
五	『濰夷長』	二三
六	賣畫揚州	三一
七	『金陵懷古』	四〇
八	至性	五二
九	情史	五九

目次

十	『青藤走狗』……………	六六
十一	『元和公公』……………	七一
十二	字畫……………	七五
十三	詩……………	八二
十四	詞……………	九一
十五	出世觀念……………	九九
十六	平民主義……………	一〇七
十七	後人……………	一一七

鄭板橋評傳

一 我輩中人

生在中國現在的這一種社會，沒有誰不受着兩重壓迫。第一是經濟的壓迫。外國經濟的侵略，使中國之產業技術斷絕了出路，於是舉國充斥無事可幹的人民，愈引起社會的擾亂。第二是宗法制度的壓迫，爲社會爲大羣的道德，受了事實所制裁，無由萌茁。這兩種壓迫是互相衝突的。人們因爲要生活的原故，因爲要在這宗法制度，經濟困難，兩重壓迫下生活的原故，不能不戴上虛僞的面具，加入競爭之場。乞求官舍，奔謁當途，遂成爲目前讀書青年的正經事業。小頭銳面，威耀鄉里，亦成爲一般的現象。這是國家社會的好光



景麼？

這樣生活是很苦的——在雙重壓迫下的現在人們，原沒有誰不感有生活虛偽、衝突、矛盾之苦的。不過生活其中的，很少能夠覺悟到，終爲事實所束縛。鄭板橋雖然是二百年前的人，他那時的社會却不比現在好。宗法的壓迫比現在更甚，那是無疑義的；社會經濟恐慌或者不及現在，但他所受的經濟壓迫卻同我們一樣。他身受着這社會虛偽衝突矛盾之苦，忽然打破出來，解放了他的思想，反而得着一種極真摯爽直豪放的生活。我們若是看不開打不破的人，只要接近板橋，便覺得開廓多了。再若能深深瞭解了他的思想和行爲，便可見世間沒有結轆不可解的事，更沒有哽咽不可說的話。這樣人格，纔是值得崇拜的。

板橋實在是一個老成忠厚內行醇謹的人，然而那時都目爲狂，足見得

這社會實在是虛偽的東西，不能虛偽的人便是違反社會的人，便是狂了。至於道德，好像是專以裁制無錢人的。『放蕩』『荒唐』這一類考語卻專與沒有錢而又不愛惜錢的人做朋友。板橋在未達以前，遂不免不理於人口，既達以後，社會又覺得他的清高了。板橋題畫蘭有云：『風雖狂，葉不揚；品既雅，花亦香。問是誰與友，是我鄭大郎。友他在空谷，不喜見炎涼。願吾後嗣子，婚媾結如蘭。』這是板橋針對這種炎涼社會而說的。我們在這社會中，所憤恨的，所扼腕的，所欲咒詛，所欲歎息的，板橋都爲我們抒發過了。所以我們很值得來研究板橋。

板橋名燮，字克柔，其先世或是江西人，到淮揚做官，板橋遂爲興化人。生當有清盛世，他爲生活所逼，入股做得頂好。但他是個極開拓不羈的人，所以

他肆意於書、畫、詩、詞，後來都自成一家，有其不可與羣的個性。他在三十歲前是極窮的，落拓揚州，賣畫度日。他自說：『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免謁當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風，門無車馬。』這是他那時在揚州的生活。後來他得着一個朋友程羽宸的資助，經濟狀況稍得轉環，又肆志讀書，中了進士，遂做了十二年的知縣。後來因為不得志，罷官仍回揚州賣畫以老。

他的人格確是偉大，詩、詞、書、畫俱佳，名聲也不小，然而沒有袁子才的名聲響亮。依詩詞說，他和袁子才是一路，都是以性情爲主的。但因為他不像袁子才那樣喜歡矜誇標榜，所以板橋的名聲就不及隨園了。

板橋的作品，只有一部板橋集，薄薄的四本。我們很費事地，纔可以從別處搜羅出一些關於他的材料。隨園則不然，他那極瑣碎的生活他自己都寫下了。我們雖然不能以此判定他倆人格的高下，然而板橋之所以爲板橋者，

亦正在此。

板橋憤社會之虛偽，悍吏之當權，存着『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的心思，所以甘心做一個平民。他雖然罷官而去，卻不是不以國計民生爲念的。他的社會思想，就是希望人人都有產有業，一夫受田百畝；政治呢，他贊美唐虞揖讓的妙理。所以他雖然飲酒作畫，近於達觀，卻不是虛無主義一派。他的人格很可與陶淵明比美。

板橋是很有封建時代之道德的，這一層和我們現在的狀況不同。我們這時代，雖然宗法的制度依然存在，封建的軀殼依然完好，可是宗法社會的道德和精髓，早因爲經濟狀況之變遷而破滅盡淨了。所以板橋有些思想在現在看來很好笑，可是我們卻沒有一種新的道德去替代，這一層正是我們

社會中的缺點。

例如他後來做官了，他不說是別的原因，而說是父母墳地風水好的原故；衆人之富貴福澤遂爲其一人所奪，使其東門一支人久度其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的生活，這是使他的心不能安的。這是封建思想，是不好的，但是能因此而待人忠厚，給人幫助是好的。他自己亦說：『夫堪輿家言，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必變爲善地，此理斷可信也。』在過渡時代的社會，這話好像還可以存在，不過現在社會已根本不講什麼澆厚了。

又如他說：『夫舜與堯，同心同德同聖，而吾爲是言者，以爲作聖且有太盡之累，則何事而可盡也。留得一分做不到處，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有過盡之弊。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爲之竭，而力爲之衰，更不能復生聖人。』這也是封建思想，現在人都曉得這話

不能成立，然而現在人也多崇拜英雄，不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反是者，則完全否認他人，而自己又不知建設。

如此說來，現在人的受病，和板橋也差不多。在這時代做人，要想生活的率真、痛快、有意義，至少，鄭板橋是值得我們向往的。

一一 生卒考略

記載板橋生平的，有鄭方坤之鄭燮小傳，法坤宏書事，阮元淮海英靈集與揚州府志，此外大都只有斷片的記載。清朝先正事略只把他在趙甌北傳後附上一段。而這幾種都未說到板橋生卒的年月。惟揚州府志說他卒年七十二歲。

鄭方坤說他是乾隆丙辰舉於鄉，丙辰是乾隆二年，而據他書考訂，都說

他是乾隆元年成進士，題名碑也是這樣載的，所以他成進士在乾隆元年（一七三六）無疑。細考他集中作品，他得意時已四十多歲。例如他三十歲時作七歌，那時正窮的厲害。四十二歲時有懷舍弟墨一詩，中云：「前年葬大父，壙有金蝦蟆，或云是貴徵，便當興其家；起家望賢弟，老兄太浮誇。家貧富書史，我又無兒子，生兒當與分，無兒盡付爾。離家一兩月，念爾不能忘……」足見他那時尚在窮困，正爲衣食而離家，較之後來成進士作官時的口氣，差得遠了。如此說來，乾隆元年，他已不止四十二歲。

板橋在三十歲前，原有一個兒子，不久又死了，所以集中有哭悼兒七絕五首。他後來在五十一歲時始復得一子，（見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他那濰縣寄舍弟墨第二書，論延師傅教子弟的事，中曾云：「吾兒六歲年最小，」則是他兒子六歲時他尚在濰，那時他應是五十七歲了。

板橋是以歲荒爲民請命忤大吏罷歸的，據法坤宏書事說：「丙寅丁卯間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價錢千百。」丙寅是乾隆十一年，丁卯是十二年。法坤宏是乾隆十六年（辛未五月）下第歸過灘與羣買談及板橋，那時板橋已走了。所以板橋罷官一定是乾隆十二年以後十六年以前的事。據揚州府志說他「官東省先後十二年。」如果是乾隆十二年罷官的，那末他一定乾隆元年就做了縣令，事實上或者沒有這樣快。故不妨假定他最早是乾隆二年到的官，十三年離的任，而那時他至少也已有五十七歲。

方濬夢園書畫錄內載板橋畫四幀，就有兩幀題的是乾隆甲申，甲申是乾隆二十九年，如果他在乾隆十三年已經是五十七歲，那到乾隆二十九年時剛是七十三歲；如果說他離官時不止五十七歲，那他見不到乾隆甲申了；如果說他離官時還不到五十七歲，又明明與其家書所載相反，因此我假定

他乾隆十三年時剛五十七歲，這話是對的。

根據上面的假定，他是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生的，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死的。比袁子才大二十四歲，比趙甌北大二十五歲，比戴東原大三十二歲，比錢大昕大三十六歲，比姚姬傳大三十九歲，比章實齋大四十七歲，比崔東壁大四十九歲，比汪容甫大五十三歲，等到阮元生時，板橋已謝世一年了！

三 貧困

板橋原來很窮，雖然三十歲前已進了學，也不過是個窮秀才。東走西蕩，謀事無成。三十歲時父親死了，板橋回家，那時窮的更厲害。七歌中有幾首描寫那時窮况道：

鄭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市樓飲酒拉年少，終日擊鼓吹竽笙。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嗚呼！一歌兮歌偏側，皇遽讀書讀不得。

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真宰。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里還家到反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嗚呼！五歌兮頭髮豎，丈夫意氣閨房沮。

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落饑無糜。啼號觸怒事鞭朴，心憐手軟反成悲。蕭蕭夜雨盈階起，空牀破帳寒秋水。清晨那得餅餌持，誘我貪眠罷早起。嗚呼！眼前兒女兮呼爺，六歌未闕思離家。

家庭的負擔益增重，其經濟壓迫，板橋所受窮困底刺戟至大，他的豁拓大度慷慨激昂的性格，都與他少時的環境有關。此處他說有二女一兒，這個兒子

不久就死了，他的哭悼兒詩有『天荒食粥竟爲常，慚對吾兒淚數行』句，足見那時飯都很少得吃。

在這時候，他也曾教過書。秀才無法，就教小書，也和現在學校畢業生無事可做，便去辦學校一樣。但教書何嘗是板橋心願？所以他村塾示諸徒詩有『蕭騷易惹窮途恨，放蕩深慚學俸錢』句，這時他常羨望那養煙春雨的漁叟生活，很想出世了。

他有一首貧士詩，寫想找朋友借錢，遭了人家白眼，回家時懊喪情狀及妻子脫簪典衣的光景，異常入微，很足慰天下同病之人。那詩云：

貧士多窘艱，夜起披羅幃；徘徊立庭樹，皎月墮晨輝。念我故人好，謀告當無違。出門氣頗壯，半道神已微。相遇作冷語，吞話還來歸！歸來對妻子，局促無儀威。誰知相慰藉，脫簪典舊衣。入廚然破釜，煙光凝朝暉；盤中宿果餅，分餉

諸兒饑。待我富貴來，鬢髮短且稀。莫以新花枝，誚此麤蕪非。（詩鈔頁三十）

五）

從這一首詩，更可看出他那受了窮困壓迫因而更堅其忠厚待人的至性。而在炎涼的社會中，唯有老婆是自己的慰藉者。有人說：「窮困是交情的試金石。」在這種社會，誠是如此。板橋這時不能久住在家，只得到揚州去。

『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爲看花。』這是他到揚州前幾年的生活。那時他住在廟裏，雖然很窮，但仍然是飲酒近妓，十分放蕩。人家送他東西，或字畫賣了錢，又一揮而竟。他有贈大中丞尹（會一）年伯贈帛詩云：

落拓揚州一敝裘，綠楊蕭寺幾淹留。忽驚霧縠來相贈，便剪春衫好出遊。花下莫教霑露滴，燈前還擬覆香篝。興來小步隋堤上，滿袖春風散旅愁。（詩

鈔頁二十二)

有了一件新衣，便想去遊春一次，痛快一回，很可表示他那時的愁悶。

在勢利爲重的社會裏，原只有有錢人的自由，越是窮人，越易受人褒貶，甚至自由都被剝蝕了。所以飲酒狎妓，在有錢的富商大賈公子王孫，便是風流事業，綺麗生涯，在窮讀書人像板橋這樣，便不免是狂放荒唐了。他那時一定遭受了這樣批評。他有自遣一詩述其感懷道：

嗇彼豐茲信不移，我於困頓已無辭。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尙厭奇。看月不妨人去盡，對花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詩

鈔頁二)

『看月不妨人去盡』意思就是說沒有相知寧願孤獨的。他牢騷極時，更有沁園春一首寫恨道：

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天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煑熟，佐我杯羹。
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榮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單
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巷，疎窗細雨，夜夜孤
燈。難道天公還籍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淒清。

詞鈔(頁十五)

「難道天公」一個疑問，就是針對着社會不諒解而發的。這時他的朋友顧
萬峯到山東去從常建極，他有兩首賀新郎送他，第一首極表示健羨之意，一
面又自己感慨。那詞云：

擲帽悲歌起，歎當年父母生我，懸弧射矢。半世銷沉兒女態，羈絆難踰鄉里。
健羨爾蕭然攬轡，首路春風。冰凍釋泊，馬頭浩淼黃河水，望不盡，洶洶勢。

到看泰岱從天墜，矗空青千巖萬嶂，雲揉月洗。封禪碑銘今在否？鳥跡蟲魚

怪異。爲我弔秦皇漢帝，夜半更須陵日觀，紫金球擁出滄溟底，盡海內，奇觀矣。（詞鈔頁七）

這後一片完全是自己不能去的一番夢想的話，前一片又是自歎，當時無聊，至於如此。

板橋成進士是四十五歲的事。他三十幾歲落拓揚州時，正當客途窮愁的當兒，有個朋友程羽宸（子駿）獨慨然解囊相助，於是板橋得料理了家務，抽暇讀書，揣摩時文，所以他能在焦山讀書，又遊北京及杭州各地。他自云：「余江湖落拓數十年，惟程三子駿奉千金爲壽，一洗窮愁；見其懷程羽宸詩之短序，程羽宸也會做詩，板橋曾有一五古長詩題其黃山詩卷。不過關於程的其他情形，可惜未多查着。板橋得他資助，感激自不待言。後來在范縣時，聽說他死了，板橋曾有詩懷他，中有『幾夜酸辛屢夢公』句。這實是他的一

個恩人。

當板橋尙未成進士，大概在焦山讀書時候，他的學生許樛存寫信安慰他。板橋雖自覺功名一事，或有希望，然而功名成時怕自己已經老了，故答他云：

十載名場困，走江湖。風怪雨，孤舟破艇。江上蕭蕭黃葉寺，亂草荒烟滿徑，惹客子斜陽夢冷。檢點殘詩尋舊句，步空廊古殿琉璃影。一個字，吟難定。

書來慰勉慙勤甚，便道是前途萬里，風長浪穩。可曉金蓮紅燭賜，老了東坡兩鬢最辜負朝雲一枕擬。買清風兼皓月，對歌兒舞女閒消悶，再休說清華省。（詞鈔頁十）

他簡直不願提功名的事，只願對歌兒舞女消消悶以遣度此生。他在及第前一年的除夕，有一詩云：

瑣事貧家日萬端，破裘雖補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當早餐。結網縱勤河又汙，賣書無主歲偏闌。明年又值掄才會，願向秋風借羽翰。（詩鈔頁十七）

到了第二年，果然及第，他的得南闈捷音詩云：

忽漫泥金入破籬，舉家歡樂又增悲。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載征途發達遲。何處寧親惟哭墓，無人對鏡懶窺帷。他年縱有毛公檄，捧入華堂却慰誰。（詩鈔頁十七）

這首詩無限感慨。然而從此以後板橋便脫離窮困了！

四 范縣

范縣昔屬曹州府，在黃河北岸，交通至今尙不甚便，是個很小的地方。板

橋成進士後，初授范縣知縣，自四十六歲到范縣，大概在那裏做了七八年。范縣的光景，板橋有詩云：

四五十家負郭民，落花廳事淨無塵。苦蒿菜把憐僧送，秃袖鶉衣小吏貧。尙有隱幽難盡燭，何曾頑梗盡能馴。縣門一尺情猶隔，况是君門隔紫宸。（詩鈔頁四十九）

范縣固是窮縣，板橋總留意勸除民隱，所以他常親自下鄉，有喝道詩紀其事云：

喝道排衙嬾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進，慚愧村愚百姓心。（詩鈔五十三）

他采風問俗，做了范縣詩十首，多半寫桑麻狀況，樸實情形。如其第六首云：斗斯鉅矣，三登其一尺斯廣矣，十加其七。豆區權衡，不官而質。田無埂隴，畝

無侵軼。爾稱爾黍，我糲我稷。文之以弓，岔之以尺。（詩鈔頁五十四）

這就是他清淨無爲的主義。他覺得那般蚩蚩下民，都是很自然安樂的，只要沒有官吏擾他，他便好。鄉下用日中爲市之例，逢期市集，看見差吏，便怕得哭起來。（正如現在鄉下人之怕兵，）因而他有不如恬退的感想。那詩道：

驢騾馬牛羊，匯賣斯爲集。或用二五八，或用一四七。（日期）長吏出收租，借問民苦疾。老人不識官，扶杖拜且泣。官差分所應，吏擾竟何極；最畏硃標籤，請君慎點筆。貪者三其租，廉者五其息。卽此悟官箴，恬退亦多得。（詩鈔

頁五十五）

鄉下窮人有四十歲才娶妻的，有終身不得妻的，那有錢人家卻很早就替小孩們結婚了。板橋很客觀的描寫這現象道：

錢十其貫，布兩其端，四十聘婦，我家實寒。亦有勝村，童兒女孫，十五而聘，十

七而昏。苑枯異勢，造化無根。我欲望天，我實戴盆。六十者傭，不識妻門，籠燈昇綵，終身爲走奔。（詩鈔頁五十五）

只要十貫錢兩匹布就可聘妻了，然而有人要到四十歲纔有這機會，有人却終身沒有。鄉下平民生活，亦有不平至此的。這與板橋的平民主義很有關。

板橋的悍兒既已早死，到現在還無兒子，大概這時娶了妾，但頭幾年仍是無子，於是做足一詩以自慰云：

年過五十，得免孩埋。情怠慮淡，歲月方來。彈丸小邑，稱是非才。日高猶臥，夜戶長開。年豐日永，波澹雲迴。烏鳶聲樂，牛馬羣諧。訟庭花落，掃積成堆。時時作畫，亂石秋筥。時時作字，古與媚偕。時時作詩，寫樂鳴哀。閨中少婦，好樂無猜。花下青童，慧黠適懷。圖書在屋，芳草盈階。晝食一肉，夜飲一杯。有後無後，聽已焉哉。（詩鈔頁六十七）

板橋這時確實很樂，『拈來舊稿花前改，種得新蔬雨後肥』是他『了除案牘吏人歸』時的工作。又有破屋一詩寫衙中情況道：

廨破牆仍缺，隣雞喔喔來。庭花開扁豆，門子臥秋苔。畫鼓斜陽冷，虛廊落葉迴。掃階緣宴客，翻惹燕鶉猜。（詩鈔頁七十二）

足見清淨狀況，平時連階都不掃。符保森奇心齋詩話謂其授邑宰時，『見身說法，民皆安堵息訟。嘗於公庭步月作詩寫畫。六房如水，吏去無人。』意即指此。但後來不知因為何事，忽然求去，有署中示舍弟墨一詩云：

學詩不成，去而學寫，學寫不成，去而學畫。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免謁當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風，門無車馬。

四十科名，五十旃旌，小城荒邑，十萬編氓。何養何教，通性達情；何興何廢，務實辭名。

一行不當，百慮難更，少予失教，躁率易輕，水衰火熾，老更不平，日有悔吝，終夜屏營。妻孥綺縠，童僕鼎羹，何功何德，以安以榮？若不速去，禍患叢生。

李二復堂，筆精墨渺，予爲蘭竹，家數小小，亦有苦心，卅年探討。速裝我硯，速攜我稿，賣畫揚州，與李同老……（詩鈔頁七十二）

以下又講到他的詩和字，自謂這三件事便是他的屋舍田疇，就這樣回去，也不怕沒有飯吃。思歸之心，甚是堅決。然而他到底未走，又在濰縣做了幾年，纔辭官的。

五 『濰夷長』

板橋未做官時，卽以悍吏擾民爲非，有樂府詩悍吏一首極好，云：

縣官編丁著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縣官養老賜帛肉，悍吏沿村括稻穀。豺

狠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長官好善民已愁，况以不善司民牧。山田苦旱生草菅，水田浪闊聲潺潺。聖主天恩發天庾，悍吏貪勒索為刁奸。索逋洵洵虎而翼，叫呼楚撻無寧刻。村中殺雞忙作食，前村後村已屏息。嗚呼長吏定不知，知而故縱非人爲。（詩鈔頁十四）

悍吏作威福，他罵那班長官，說他們一定不曉得，若知而故縱，那一定不是人！因爲這樣，所以他「欲以清淨無爲，坐臻上理。」他在范縣時，「日高猶臥，夜戶長開」的情形，已如上章所述。濰縣雖較范縣爲大，他仍然是弄得很清淨的。「慈惠簡易與民休息。」在濰縣所刻詩，有一首題爲「署中無紙，書狀尾數十與佛上人。」詩云：

閒書狀尾與山僧，亂紙荒麻疊幾層。最愛一窗晴日照，老夫衙署冷於冰。（

詩鈔頁六）

於此可見其清閒之一斑了。然他於民情是十分關心的。他題其所畫竹呈包括云：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題畫頁六）

法坤宏書事述板橋在濰縣之吏治情形道：

辛未（乾隆十六年）五月下第歸過濰，招飲友人家。濰俗重賈，二三賈與語焉；語次及板橋，余亟問曰：「何如？」羣賈答曰：「鄭令文采風流，施於有政，有所不足。」余曰：「豈以詩酒廢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間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價錢千百。令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來遠近饑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庭見據案大罵，「馱錢驢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

乎？」命皂卒脫其帽足踢之，或摔頭黥面驅之出。」余（法坤宏自謂）曰：「令素愛才憐士，此何道？」曰：「不與有錢人面作計。」余笑而言曰：「賢令此過乃不惡！」羣賈相視愕，起坐去。

法坤宏述此時，板橋業已罷官。山東荒歲，是乾隆十一二年的事，板橋因爲救荒的事，得罪了上司，纔罷官的。他有思歸行一詩紀其事道：

山東遇荒歲，牛馬先受殃；人食十之二，畜食何可量。殺畜食其肉，畜盡人亦亡。帝心軫念之，布德回穹蒼。東轉遼海粟，西截湘漢糧。雲帆下天津，艤牖竭太倉。金錢數百萬，便宜爲賑方。何以未賑前，不能爲周防？何以既賑後，不能使樂康？何以方賑時，冒濫兼遺忘？臣也實不材，吾君非不良。臣幼讀書史，散漫無主張；如收敗貫錢，如撐斷港航，所以遇煩劇，束手徒周章。臣家江淮間，蝦螺魚藕鄉。破書猶在架，破氈猶在床。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長。秋雲雁爲

件春雨鶴謀梁，去去好藏拙，滿湖蓴菜香。（詩鈔頁三）

如此看來，大概板橋爲救荒事，爭執過甚，上司遂控其不能周防於先，樂康於後，及賑濟時有冒濫遺忘情事，所以他辭官欲去。本來他作宦多年，無甚得意，因爲州縣小官，不稱其嶽嶽歷落的才度。只看他的印章有「七品官耳」，「爽鳩氏之官」等，都是表示不大滿意的。他答和于敏中的詩有云：

潦倒山東七品官，幾年不聽夜江湍。昨來話到瓜洲渡，夢遶金山曉日寒。（詩鈔頁九）

足見他薄官不爲，夢想江南。又唐多令一首思歸云：

絕塞雁行天，東吳鴨嘴船。走詞場三十餘年，少不如人今老矣，雙白鬢，有誰憐！官舍冷無煙，江南薄有田，買青山不用青錢。茅屋數間猶好在，秋水外，夕陽邊。（詞鈔二十四）

他不但思戀江南，也是感做官之無味。他覺得戴起紗帽，就要粧硯壘，便不能自由自在即時飲酒賦詩了。他自述這種宦味，有青玉案一首云：

十年蓋破黃綃被，儘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粧硯壘，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燭跋，漏寒風起，多少雄心退。（詞鈔頁十三）

因爲官已做得無聊，又適值救荒的事忤了大吏，他便罷官而去。臨行時畫竹別濰縣紳民，題詩云：

烏紗擲去不爲官，囊裏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題畫頁六）

又畫菊與某官留別云：

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踟躕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

題畫頁二十四

濰縣四圍多山，風景甚好，他行時感覺自己在濰幾年，爲民政所累，不得從容遊玩山水，頗以爲憾。因有惱濰縣詩云：

行盡青山是濰縣，過完濰縣又青山。宰官枉負詩情性，不得林巒指顧間。

詩鈔頁十四

他在濰時，曾傳一次替人解決悔婚一案，頗快人意。原來有一貧士，控告某富室賴婚，板橋留貧士於衙署。把富室召來，對他說：『你的女兒，誠然不能做窮人媳婦，但你怎能叫你女婿就此心甘呢？假使你能拿出一千兩銀子，我就保管你把婚約易回。』那富室就如數付了銀子。板橋又說：『你的女兒，總沒有終身不嫁的道理，我再替你找一個女婿，好不好呢？這銀子就作爲嫁奩罷。』富室當然更是高興，拜謝不遑。板橋便把貧士叫出，當堂合巹，給他把女人和

銀子一齊帶去。這樣解決，那女兒的父親自然不敢說話，而社會上人便都稱快不置。此事有兩說，一說發生在濰縣，一說在范縣，現在是根據中華清朝野史大觀的。

隨園詩話說板橋「常言欲改律文答臂爲答背，聞者笑之。」不知這正是板橋恫懷民瘼之至意。他有私刑惡一詩述其意，自序云：「自魏忠賢拷掠羣賢，淫刑百出，其遺毒猶在人間。胥吏以慘掠取錢，官長或不知也。仁人君子，有至痛焉。」因作詩云：

官刑不敵私刑惡，掾吏搏人如豕搏。斬筋抉髓剔毛髮，督盜搜贓例苛虐。吼聲突地無人色，忽漫無聲四肢直。游魂蕩漾不得死，婉轉迴避天地黑。本因凍餒迫爲非，又值姦刁取自肥。一絲一粒盡搜索，但憑皮骨當嚴威。纍纍妻女小兒童，拘囚繫械網一空。牽累無辜十七八，夜來鎖得鄰家翁。鄰家老翁

年七十，白挺長椎敲更急。雷霆收聲怯吏威，雲昏雨黑蒼天泣。（詩鈔頁十四）

這首詩寫專制淫威，民生黑暗情形，直可駕白居易之上，追及杜甫了。板橋那個時候，清室炎威正盛，世方以武健嚴酷爲能，像板橋這種慈惠爲懷，宜乎不合世道了。

六 賣畫揚州

『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方不合時。』這是板橋在濰縣時答學使于敏中贈詩之作，而他未成進士時，落拓揚州的生活，也就被這二十八字描寫盡了。揚州實是他第二故鄉。在山東時，有一首滿江紅詞『思家』云：

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堤綠柳，不堪烟鎖。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紅橋火；更紅鮮冷淡不成圓，櫻桃顚。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某某，酒人個個。花徑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閒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

他早就夢想着他的揚州，所以罷官之後就逕回揚州了。

他自說從前在揚州，『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免謁當途，乞求官舍。』最早固然住在廟裏，後來賃居於賣花翁汪髯所築之李氏小園。那時是『座有清風，門無車馬。』汪髯死後，其二子奉母極孝，板橋有李氏小園（詩鈔頁三十一）咏此事，是很好的詩。在范縣時復有懷揚州舊居一詩。（詩鈔頁四十九）

板橋在揚州有一個相交最深的畫友，便是他的同鄉李鱣。李字宗揚，號

復堂，康熙五十年（一七一）孝廉，曾供奉內廷，後爲滕縣知縣。書法樸古，款題隨意，布置另有別趣，自立門戶。王爾鑑《二東詩草》稱其「酒匹青蓮，句壓長吉」。桐陰論畫亦把他列在「能品」。板橋和他往返最密，有飲李復堂宅賦贈一詩，很可使我們了解李繹身世，那詩云：

四月十五月在樹，淡風清影搖窗戶。舉酒欲飲心事來，主客無言客起去。主人起家最少年，驕驕初試珊瑚鞭。護蹕出入古北口，橐筆侍直仁皇前。才雄頗爲世所忌，口雖贊歎心不然。蕭蕭匹馬離都市，錦衣江上尋歌妓。聲色荒淫二十年，丹青縱橫三千里。兩嬰世網破其家，黃金散盡妻孥。剝啄催租惱吏頻，水田千畝翻爲累。途窮賣畫畫益賤，傭兒賈豎論非是。昨畫雙松半未成，醉來怒裂澄心紙。老去翻思踏軟塵，一官聊以庇其身。幾遍花開上林樹，十年不見京華春。此中滋味淡如水，未忍明良徑賤貧。（詩鈔頁二十一）

原來李復堂也是飽經世變的。他比板橋年紀大，所以板橋很尊視他。他雖然兩櫻世網，（據板橋絕句詩，說他兩革科名一貶官，黃金散盡，但究竟還有點祖傳薄產。板橋在山東時，做官灰了心，曾有懷李三鱣詩兩首，其二云：

待買田莊然後歸，此生無分到荆扉；借君十畝堪栽秫，賃我三間好下幃。柳

線軟拖波細細，秧針青惹燕飛飛。夢中長與先生會，草閣南津舊釣磯。（詩

鈔頁六十五）

但是他罷官回到揚州後，未過幾年，復堂就死了。所以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板橋作『九人會』時，已無復堂。（九人會事見題畫頁二十二，那時板橋六十五歲。）其後板橋又在一處說到他，云：

復堂李鱣，老畫師也，爲蔣南沙高鐵嶺弟子。花卉翎羽蟲魚皆絕妙，尤工蘭竹。然爨畫蘭竹，絕不與之同道。復堂喜曰：『是能自立門戶者。』今年七十，

蘭竹益進，惜復堂不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題畫頁十八）

板橋深得復堂切磋之益，於此可見。

板橋初返揚州畫竹第一幅有詩云：

二十年前載酒瓶，春風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

（題畫頁七）

他作宦山東雖止十二年，但他離開揚州已不止十二年。成進士前，他曾在焦山讀書，并且在南京住的很久。所以這裏說賣畫揚州，已有二十年前事。他在揚州賣畫，是興至纔畫的，有時畫的容易，有時卻求他不着。他自云：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沉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於此但笑而聽之。（題畫頁十九）

因板橋的字畫自立門戶，非行世一派，所以求之的很多。邢江三百吟注云：『鄭板橋晚年乞休歸里來揚郡，以字畫易錢。時人但以字之怪，畫之隨意，不惜分金而換易之，而不知所擅長者則在閒言戲語題幅中多妙趣耳。』寶重他字畫的固多，但他卻不願爲富商大賈書畫。他愛吃狗肉，隨便什麼人，販夫牧豎，有烹狗肉以進的，他都作小幅字畫以報之。傳說那時揚州有一鹽商，求板橋字畫不得，雖輾轉購得數幅，終以無上款不光。後乃想着一個『狗肉計』以驅之。據清朝野史大觀卷十所轉載云：

一日板橋出遊稍遠，聞琴聲甚美，循聲尋之，則竹林中一大院落，頗雅潔。入門，見一人鬚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橋大喜，驟語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請嘗一爨。』兩人未通姓名，竝坐大嚼。

板橋見其素壁，詞其何以無字畫，老人曰：「無佳者。此間鄭板橋雖頗有名，然老夫未嘗見其書畫，不知其果佳否。」板橋笑曰：「鄭板橋卽我也！請爲子書畫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紙若干，板橋一一揮毫，老人曰：「賤字某某，可爲落款。」板橋曰：「此某鹽商之名，汝亦何爲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時，某商尙未出世也！同名何傷，清者清，濁者濁耳。」板橋卽署款而別。

次日鹽商宴客，丐知交務請板橋一臨，至則四壁皆懸已書畫，視之，皆已昨日爲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鹽商所使，而已則受老人之騙，然已無可如何也。

板橋當時聲名之重，於此可見。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他已六十八歲，拙公和尙勸他謝客，俾少作字畫，於是他自書潤例一紙云：

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賬。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

板橋風趣可掬，視彼賣技假名士，偶逢舊友，貌爲口不言錢，而實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爲何如！後五十年，吳山尊（肅）與孫淵如（星衍）同校唐文於揚州，於心遽意違，情怠手闌之際，得見此紙於一庵中，大快，因屬工人刻石，也是一般文場趣事。就不知此石現在還在不在。

板橋字畫固能表達其人格，爲至性之流露，并且平生得力於字畫者甚多，然其對於字畫是不大看起的。他總以爲做點事功，造福社會，方是人生極

則。所以在濰縣時，最後一封家書有云：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何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館才情，游客伎倆，只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鬪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故轍也。（家書頁三十六）

這封信若不是罷官回揚時寫，至早也是預備回揚賣畫時寫的，是何等痛快！是何等心胸！

七 『金陵懷古』

板橋對於揚州自然是感情最好，其次便應是南京。集中關於南京的吟咏很多。詞鈔有念奴嬌金陵懷古十二首，又滿江紅一首，詩鈔有追憶莫愁湖納涼，及白門楊柳花，長干女兒，長干里諸作，皆是很好的作品。我想他大概鄉試時到過南京，或者什麼時候在南京住的很久，亦未可知，但多半總在成進士前。因為他極愛袁子才，據隨園自己說，板橋作辛山東時，一日聞人誤傳隨園死，他竟踣地大哭，那時他們並未見過面。板橋集中亦有『室藏美婦鄰誇豔，君有奇才我不貧』贈袁枚之斷句。他既愛重隨園，則山東罷官後如曾到過南京，豈有不往晤隨園之理？何必二十年後隨園至揚州盧雅雨席中纔相見呢？（參考隨園詩話卷九）所以我說他到南京是在他成進士之前。

他的金陵懷古十二首，我以為都是咏詩佳作，可以見出板橋的思想，故不妨把其全數介紹出來。其第一首咏『石頭城』云：

懸巖千尺，借歐刀吳斧，削成江郭。千里金城迴不盡，萬里洪濤噴薄。王濬樓船，旌麾直指，風利何曾泊。船頭列炬，等閒燒斷鐵索。而今春去秋來，一江煙雨，萬點征鴻掠。叫盡六朝興廢事，叫斷孝陵殿閣。山色蒼涼，江流悍急，潮打空城脚。數聲漁笛，蘆花風起作。

查江寧府志，石頭城是南京古城的西面，今俗呼『鬼臉城』。張紘謂秣陵爲楚威王置，名曰金陵，秦始皇改名秣陵。世說注引丹陽記稱金陵爲石頭城。建康實錄引輿地志謂『吳時江在石頭下，爲險要必爭之地，南北戰伐咸據此爲勝負。』從前固然是石頭半臨江上，故史書屢在江濤入城之事，現在則江去城早已很遠了。板橋此地所咏石頭城，當係和通俗所用一樣指整個南京。

城而言。——第二首咏「周瑜宅」云：

周郎年少，正雄姿歷落，江東人傑。八十萬軍飛一炬，風卷攤前黃葉。樓櫓雲崩，旌旗電掃，鏢射江流血。咸陽三月，火光無此橫絕。想他豪竹哀絲，回頭顧曲，虎帳談兵歇。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別。吳蜀交疎，炎劉鼎沸，老魅成姦黠。至今遺恨，秦淮夜夜幽咽。

周瑜宅舊說卽江寧府署，現在已經駐兵了。據江寧府志，劉樹聲云，康熙十年民間失火延燒府堂，梁上有「赤烏」字樣。赤烏是吳年號，當景初二年（二三八）至嘉平二年（二五〇）間，那時周瑜已死，此語恐是附會。然在板橋時，這種傳說正足藉爲是周瑜宅之確信，故板橋亦認以爲眞。吳於黃龍元年（二二九）遷都建業，周瑜有宅，或亦可信，不過不一定，康熙十年（一六七）火燒的那房子還是周瑜手建的罷了。這首詞是借周瑜宅以咏周瑜，關

於宅的事，也到不必深考。——第三首是咏『桃葉渡』云：

橋低紅板，正秦淮水長，綠楊飄撇。管領春風陪舞燕，帶露含悽惜別。煙軟梨
花，雨嬌寒食，芳草催時節。畫船蕭鼓，歌聲繚繞空闊。究竟桃葉桃根，古今
豈少色藝稱雙絕。一縷紅絲，偏繫左閨閣，幾多埋滅。假使夷光，苧蘿終老，誰
道傾城哲。王郎一曲，千秋艷說江楫。

秦淮河上有桃葉渡，相傳卽王獻之之渡其妾桃葉處，『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
楫』詩卽指此。此處板橋亦係根據此種傳說而咏的。然考江寧府志謂古建
康北江中有洲，其形甚長，殆可百里。故北來之兵自大峴至江不能逕渡南岸，
必須西上至采石方得過江。惟陳之亡，韓擒虎賀若弼既破陳後，晉王廣乃自
六合鎮桃葉山乘陳船而渡，渡至洲上又有陳船相接，可至南岸，桃葉渡遂由
此而著名。（見南史陳後主紀）明景泰中有峴山沈愚過桃葉渡詩云：『江

花含笑欲爭春，江水籠煙柳色新。商女停舟唱桃葉，東風愁殺渡江人。」足見明代猶知桃葉渡指的是江渡。至於秦淮水上的桃葉渡，兩岸相隔不過十丈，又何必令渡者愁殺呢？——第四首咏「勞勞亭」云：

勞勞亭畔，被西風一夜，逼成衰柳。如線如絲無限恨，和雨和煙僂僂。江上征帆，尊前別淚，眼底多情友。寸言不盡，斜陽脈脈淒瘦。半生圖利圖名，閒中細算，十件長輸九。跳盡胡孫粧盡戲，總被他家哄誘。馬上旌笳，街頭乞叫，一樣歸鳥有。達將何樂，窮更不若株守。

舊說勞勞亭是三國吳時建，在勞勞山上。寰宇記輿地志及輿地紀勝俱云即臨滄觀，在上元縣西南近江渚處。李白有詩——第五首咏「莫愁湖」云：

鴛鴦二字，是紅閨佳話，然乎否否？多少英雄兒女態，釀出禍胎冤藪。前殿金蓮，後庭玉樹，風雨摧殘驟。盧家何幸？一歌一曲長久。即今湖柳如煙。湖雲

似夢，湖浪濃於酒。山下簾蘿飄翠帶，隔水殘霞舞袖。桃葉身微，莫愁家小，翻借詞人口。風流何罪，無榮無辱無咎。

莫愁湖在南京城西三山門外。寰宇記謂古妓盧莫愁家在此故名。至今莫愁湖尚有莫愁女石刻像及咏莫愁之古歌石刻，流俗附會，遂俱信爲真。板橋此咏，自亦根據此種傳說。惟考古樂府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石城自是縣名，與石頭城何干？清王士正詩：「年來愁與春潮滿，不信湖名尙莫愁。」懷疑莫愁妓之說的原很多，但都不過說說而已。——第六首咏「長干里」云：

逶迤曲巷，在春城斜角，綠楊陰裏，赭白青黃牆砌石，門映碧溪流水。細雨錫簫，斜陽牧笛，一逕穿桃李；風吹落花，吹花風又吹起。更兼處處縹車，家家社燕，江介風光美。四月櫻桃紅滿市，雪片鱗魚刀鮓。淮水秋青，鍾山暮紫，老

馬耕閒地。一丘一壑，吾將終老於此。

長千里在今聚寶門外，劉淵林吳都賦注云：「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有大長千小長千。」則長千里也是吳時建的了。南京人家業纒絲者甚多，櫻桃爲南京特產之一，故板橋稱之。——第七首咏「臺城」云：

秋之爲氣，正一番風雨，一番簫瑟。落日雞鳴山下路，爲問臺城舊跡。老蔓藏蛇，幽花濺血，壞堞零煙碧。有人牧馬城頭，吹起鬢栗。當初麵代犧牲，食惟菜果，恪守沙門律。何事餓來翻掘鼠，雀卵翻巢而吸。「再曰荷荷」跌踟竟逝，得亦何妨失。酸心硬語，英雄泪，在胸臆。

臺城在南京城北，本吳秣陵，晉建業故城城趾。魏晉時稱天子所居禁省爲臺，故遂名爲臺城。此詞所咏係梁武帝事，因梁武帝故宮在此之故。梁武晚年信佛，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每遇事忙，日中竟不食，漱口以過。五十外

便斷房室。太清二年（五四九）三月，魏軍攻陷宮城，侯景自爲都督，帝宮食盡，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四月各州多附東魏，疾遂益甚。時雖在蒙塵，齋戒不廢。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見南史本紀。）臺城故事，唐人吟咏甚多，劉夢得金陵五詠，有臺城一篇；韋莊詩「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亦指此。——板橋金陵懷古第八首咏「胭脂井」云：

鞭轡轉轉，把繁華舊夢，轉歸何許？只有青山圍故國，黃葉西風菜圃。拾橡瑤階，打魚宮沼，薄暮人歸去。銅瓶百丈，哀音歷歷如訴。過江咫尺迷樓，宇文化及便是韓禽虎；井底胭脂聯臂出，問爾蕭娘何處。清夜遊詞，後庭花曲，唱徹江關女。詞場本色，帝王家數然否？

胭脂井在臺城內，舊傳欄有血脈，拭之作胭脂痕故名。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入避隋亂，後卒爲隋兵引出，因又名辱井。范成大詩，「昭光殿下起樓臺，

拌得山河付酒盃。春色已隨金井去，月華空上石頭來。」卽咏此。轆轤和銅瓶都是用以打水的。——第九首咏「高座寺」云：

暮雲明滅，望破樓隱隱，臥鐘殘院。院外青山千萬疊，階下流泉清淺。鴉噪松廊，鼠翻經匣，僧與孤雲遠。空梁蛇脫，舊巢無復歸燕。可憐六代興亡，生公寶誌，絕不關恩怨。手種菩提心劍戟，先墮釋迦輪轉。青史譏彈，傳燈笑柄，枉作騎牆漢。恆沙無量，人間劫數自短。

寺在南門外雨花臺梅岡上，晉永嘉中名甘露寺，西竺僧尸黎密來中國，爲王丞相等所敬，因號所居爲「高座」。既卒，於塚側立刹。謝鯤仍名之爲高座寺。梁時寶公主其寺，有雲光法師坐山巔說法，感天而雨寶花，唐靈襄遂名其山爲雨花臺。有誌公手植松及中孚塔甘露井。板橋所謂「先墮釋迦輪轉」是根據一種傳說譏諷這班和尚的。——第十首咏「孝陵」云：

東南王氣，掃偏安舊習，江山整肅。老檜蒼松盤寢殿，夜夜蛟龍來宿。翁仲衣冠，獅麟頭角，靜鎖苔痕綠。斜陽斷碣，幾人繫馬而讀。聞說物換星移，神山風雨，夜半幽靈哭。不記當年開國日，元主泥人淚簇。蛋殼乾坤，丸泥世界，疾卷如風燭。老僧山伴，烹泉只取一掬。

明太祖孝陵在鍾山之陽，與馬皇后合葬，懿文太子附於左。嘉靖十年曾令更名鍾山爲神烈山。崇禎既死，馬士英等擁福王於南京，高弘圖疏陳新政八事，中一事「議廟祀，請權附列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祀列聖山陵」亦未實行。在那時候，孝陵已滿目荒蕪了，明亡後自然更甚。板橋此詞極寫淒涼狀況，但朝代更遞，率皆如此。「蛋殼乾坤，丸泥世界，疾卷如風燭」幾句正是閱盡滄桑的話。——第十一首咏「方景兩先生祠」云：

乾坤敬側，藉豪英幾輩，半空撐住。千古龍逢原不死，七竅比干肺腑。竹杖麻

衣，朱袍白刃，朴拙爲艱苦。信心而出，自家不解何故。也知稷契臯夔閔顓，散适嶽，降維申甫。彼自承平，吾破裂，題目原非一路。十族全誅，皮囊萬段，鬼魄雄而武。世間鼠輩，如何粧得老虎。

方正學既被磔死，夷其十族。相傳門人王稔等拾其遺骸，葬於聚寶山南木末亭之東南。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始於其地建祠。景公祠在方公祠旁。明御史大夫景清，亦萬曆中建。——第末首咏「弘光」云：

弘光建國，是金蓮玉樹，後來狂客。草木山川何限痛，只解徵歌選色。燕子脚箋，春燈說謎，夜短嫌天窄，海雲分付，五更攔住紅日。更兼馬阮當朝，高劉作鎮，犬豕包巾幘。賣盡江山猶恨少，只得東南半壁。國事興亡，人家成敗，運數誰逃得。太平隆萬，此曹久已生出。

弘光是明末福王的年號。明神宗愛其三子常洵，優容過重，人謂神宗耗天下

以肥之。在洛陽，驕奢淫佚，醇酒婦人。李自成亂，不知早禦，遂破城被害。其子由崧逃，崇禎十六年襲福王位。崇禎帝親擇宮中寶玉帶賜之，明年三月，北京失守，由崧與潞王常澆俱避賊至淮安。史可法時欲勤王，未成，適在南都的人議立君。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度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澆，神宗姪也，賢明當立。』遂移牒史可法，史亦以爲然。而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計議立福王，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等發兵送福王由儀真入南京，年號弘光。令史可法督師江北。劉得功等分鎮淮揚鳳廬四鎮。由崧闇弱，湛於酒色，聲伎委任馬士英、阮大鍼，二人日以讒官爵報私憾爲事。未幾有王之明者，詐稱崇禎太子，下之獄。又有童氏婦人，自稱由崧母妃，亦下獄。於是中外譁然。次年春，左良玉舉兵東下，以救太子誅馬士英爲名，阮大鍼、劉得功等帥師禦之。五月，清兵渡江，

遂執福王於蕪湖。明朝最後的一星之火，至此也絕了。板橋特咏此事，也是有很多感慨的。那時去明不遠，文人學士都不免爲明朝惋惜，所以關於吟咏明代的作品很多，又不獨板橋爲然。燕子箋與春燈謎是阮大鍼所作之曲。阮共作曲五種，除在兩種外，尚有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然以燕子箋爲最盛。福王當時曾以吳綾作朱絲鬪命王鐸楷書，此曲爲內廷供奉之具，而民間演此劇者亦歲無虛日。阮大鍼在擁戴福王前，曾依附魏忠賢，廉恥喪盡。福王失敗後，又曾投降清廷，故後人極賤視其人品。但對於其所作曲，大都認爲可以追步元人，不以其人而廢之。板橋不過藉以指摘當時之荒淫罷了。

八 至性

板橋有至性，無往不以忠厚待人，恰是中國宗法道德養成的。不但愛人，

並且愛物。我們試一一論出。

板橋母親死的很早，據七歌裏說是在他三歲時候，據乳母詩說是四歲，大概纔在三整歲，中國俗呼四歲的時候。那時本無甚知識，你看他後來追念他母親道：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牀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兒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隨啼起；婉轉嗅撫兒熟眠，燈昏母咳寒窗裏。嗚呼二歌兮夜欲半，鴉棲不穩庭槐斷！（詩鈔頁七）

『不知母歿還相呼，』這一句何其感慟！有一次我爲一班中學生講解到這句時，竟有爲之流淚的。板橋對家庭之愛，不獨母親如此，其他也多如此。他父親討了一個後母，那時他家庭仍然很窮，板橋受其後母的益處不少。他在七歌裏追念他的後母道：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饑寒。時缺一升半升米，兒怒飯少相觸牴；伏地啼呼面垢汗，母取衣衫爲湔洗，嗚呼

三歌兮歌徬徨，北風獵獵吹我裳！（詩鈔頁七）

他的叔父對於他，也有極厚的愛情，在七歌裏追念他的叔父道：

有叔有叔偏愛姪，護短論長潛覆匿。倦書逃藥無事無，藏懷負背趨而逸。布裘單薄如空橐，敗絮零星兼臥惡。縱橫溲溺漫不省，就濕移乾叔夜醒。嗚呼

四歌兮風蕭蕭，一天寒雨聞雞號。（詩鈔頁七）

這都是至情至文，不朽的作品。至於他的乳母詩，前人推重的已多，尤感人的是這詩的序。這序敘述乳母費氏待他的厚恩道：

乳母費氏，先祖母蔡太孺人之侍婢也。變四歲失母，育於費氏。時值歲飢，費自食於外，服勞於內。每晨起，負變入市，以一錢市一餅置變手，然後治他

事。間有魚餐瓜菓，必先食爨，然後夫妻子母可得食也。

數年，費益不支，其夫謀去，乳母不敢言。然長帶淚痕，日取太孺人舊衣，濺洗補綴，汲水盈缺滿甕。又買薪數十束積竈下，不數日竟去矣！爨晨入其室，空空然，見破牀敗几縱橫，視其竈猶溫，有飯一盞，菜一盂，藏釜內，卽常所飼爨者也。爨痛哭，竟亦不能食矣！

後三年來歸，侍太孺人，撫爨倍摯。又三十四年而卒，壽七十有六。

方來歸之明年，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屢迎養之，卒不去——以太孺人及爨故。爨成進士，乃喜曰：「吾撫幼主成名，兒子作八品官，復何恨。」遂以無疾終。（詩鈔頁三十九）

板橋因受經濟的壓迫，愈覺得愛情的可貴，惟其在這樣愛的滋養中，所以成就他至性流露，充塞天地的人格。乳母詩最後兩句道：「食祿千萬鍾，不如餅

在手，」愈見其感愛乳母之重。至其中有「長恨富貴遲，遂令慚惡久」句，實足表示宗法社會中一般人受窮困壓迫者之憤慨心理。不過板橋壯年前雖以窮困之故，受了許多折磨，感盡人間冷暖，他卻無現在一般青年之爲欲所識窮乏者之得我因而阿諛媚世或勢利炫人的心理，板橋卻是實實在在願大庇天下寒士的。板橋有一圖章云「恨不得填滿了普饑債，」何等心胸。你看他到范縣做官未久，即令其弟持俸錢南歸挨家比戶的散給，以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賙恤鄉里。他做官後，想到他東門一派本家的生活，「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糝糠，啜麥粥，拳取苳葉蘊頭蔣角羹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的光景，便含淚欲落，這是何等忠厚。

原來板橋的行爲思想，受歷史的壓迫最深，一肚子仁義道德孝弟忠信，造成他那樣的人格。然而當時社會就壞到極點了，尤以讀書人最爲虛偽，所

以他罵秀才，罵讀書人。他則率真處世，提倡忠厚。他說讀書人的正當目的，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的。『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他受盡窮困，所以看破了錢財；成了進士做了官，所以看破了讀書人；因而他纔敢說，敢罵，敢做出來。他覺得世上事都是假的，只有真情往還，纔是真的。這是他忠厚待人，至性流露的根本原因。

推此忠厚之性，至於愛物，他在濰縣署中與其弟墨第二書中說及教子之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不爲刻急。他說：

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於髮繫蜻蜓，線縛螳螂，爲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

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綢繆而出。上帝亦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於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吮月，令人牆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於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乎哉？可乎哉？（家書頁二十四、五）

這許多話雖然有些迂腐，但正是從前人忠厚處，惟板橋纔說得如此透澈。

至性流露，表現得適中，固令人感愧，一旦形容過當，遂爲社會所歧視，因目爲狂。鄭方坤曰：「板橋徒以狂故，不理於口。」大概板橋喜歡任性言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又喜歡和和尚們結交，當時遂頗有受人非難處。阮元淮海英靈集說他「嘗置一囊銀錢果食之類，皆貯於內，遇故人子或鄉鄰之貧窮」

者，隨所取而贈之。」這原是他贈人銀錢，懼人慚愧之苦心，也是他忠厚待人之極端表現，但阮元還說他是「性疏宕」所致，那就難怪當時有無理於口的了。板橋印章有「畏人嫌我真」及「直心道腸」的，都是他自道的真話。板橋嫁女，是一個極有趣的故事，據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所轉載，云：

板橋有女，頗能傳父學。及笄矣，而未字。友人某，所學所好悉與板橋合。一日板橋語其女曰：「吾攜汝至一好去處。」乃偕至友家，曰：「此汝室也，好爲之，行且琴鳴瑟應矣。」女知父意，亦留不復去。

這很足表示板橋之真，但正是世人所目爲狂處。板橋在那時候，已能打破婚姻的虛僞儀式了。

九 情史

袁子才稱板橋多外寵，見隨園詩話卷九，從板橋集看，他戀愛的故事也確不少。詞鈔第八頁有『贈王一姐之賀新郎一首』，恐是他的初戀了。那詞上一片云：

竹馬相過日，還記汝雲鬟覆頸，胭脂點額。阿母扶攜翁負背，幻作兒郎妝飾。小則小寸心憐惜，放學歸來猶未晚，向紅樓存問春消息。問我索畫眉筆。

據此，這還是他少年讀書時的事，王一姐對他，不過只有童騃之愛而已。但板橋卻有深感。這詞下片云：

廿年湖海長爲客，都付與風吹夢杳，雨荒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裏，一種溫存猶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當年嬌小態，但片言微忤容顏赤。只此意，便難得！（詞鈔頁八）

這是多麼有趣。據板橋題畫第八頁，說『余少時讀書眞州之毛家橋，眞州

卽儀徵古名，不知王一姐卽其在毛家橋讀書時之鄰女否。又集中於所謂西村者有特別感情。詩有『客揚州不得之西村』與『再到西村』詞有『西村感舊』諸作。西村不知又是否卽眞州之毛家橋。但他於西村之有情感，終不能不令人疑心有什麼豔事，如『送花鄰女看都嫁，賣酒村翁興不違』就很有意思了。至『西村感舊』詞裏，敘他重到山中的光景，『畫牆邊朱門欹倒，名花寂寞；瓜圃豆棚虛點綴，衰草斜陽暮雀』許卽是王一姐嫁後的感懷了。

板橋還有幾個表妹，都是他愛的，如踏莎行無題一首云：

中表姻親，詩文情愫，十年幼小嬌相護。不須燕子引人行，畫堂得到重重戶。
顛倒思量，朦朧劫數，藕絲不斷蓮心苦。分明一見怕銷魂，却愁不到銷魂處。

（詞鈔頁十六）

又虞美人無題一首云：

盈盈十五人兒小，慣是將人惱。撩他花下去圍碁，故意推他，劫敵讓他欺。而今春去花枝老，別館斜陽早。還將故態作嬌癡，也要數番憐惜憶當時。

（詞鈔頁十七）

如此看來，他這兩個表妹，都未能達到目的。尤以後面這一位惱人了。可是有柳稍青一首，不知是贈妓女的，還是贈他表妹的，雙方愛情已到圓滿境地，那詞云：

韻遠情親，眉梢有話，舌底生春。把酒相偎，勸還復勸，溫又重溫。柳條江上

鮮新，有何限鶯兒喚人。鶯自多情，燕還多態，我只卿卿。（詞鈔頁十七）

這首詞的對象，好像是妓女。板橋在揚州時遊逛的很厲害，怕也是不理人口的一個原因。其後罷官再到揚州，年紀已到，名譽也就好了。他有沁園春一首

懷揚州舊遊，其下一片云：

十年夢破江都，奈夢裏繁華費掃除。更紅樓夜宴，千條絳蠟；綵船春泛，四座名姝。醉後高歌，狂來痛哭，我輩多情有是夫。今宵月，問江南江北風景何如。

（詞鈔頁十六）

很可見他在揚州時的風流，當時戀妓的情形，更可自其賀新郎有贈一首裏看出，詞云：

舊作吳陵客，鎮日向小西湖上，臨流弄石。雨洗梨花風欲軟，已逗蝶蜂消息；却又被春寒微勒。聞道可人家不遠，轉畫橋西去，蘿門碧，時聽見，高樓笛。緣慳覲面還相失，誰知相海雲深處，慳慳款惜。一夜尊前知己淚，背着短檠偷滴；又互把羅衫校濕。相約明年春事早，嚼花心紅蕊相思汁，共染得，肝腸赤。（詞鈔頁九）

他結識的歌妓，集中見着名兒的有招哥。到范縣時，尙寄錢給招哥，媵一詩云：
十五娉婷嬌可憐，憐渠尙少四三年。宦囊蕭瑟音書薄，略記招哥買粉錢。
(詩鈔頁四十九)

自於他一見傾心的，在集中到發見幾處，如滿庭芳贈歌兒一首云：

玉笛聲遲，琵琶素緩，幾回欲唱還停。撚花微笑，小立繡圍屏。待把金尊相勸，又推辭宿酒還醒。秋堂靜，露華悄悄，銀燭冷三更。輕輕喉一轉，未曾入破，響迸秋星。又低聲小疊，暗裊柔情。試問青春幾許，是莫愁未嫁芳齡。吾慚甚，髭黃鬢苦，未敢說消魂。(詞鈔頁三十一)

這是在歌筵上，一見傾心的。還有那路上遇見，因而尋根問底欲得甘心者，如玉女搖仙珮有所感云：

綠楊深巷，人倚朱門，不是尋常模樣。旋浣春衫，薄梳雲鬢，韻致十分娟朗。向

芳鄰潛訪，說自小青衣人家廝養，又沒個憐香惜媚，落在黃鶴燒琴魔障。頓惹起閒愁，代他出脫，千思萬想。究竟人謀空費，天意從來不許名花擅長。屈指千秋，青袍紅粉，多少飄零骯髒。且休論已往，試看予十載醋瓶盞盞，憑寄語雪中蘭蕙，春將不遠，人間留得嬌無恙，明珠未必終塵壤。（詞鈔頁二十九）

板橋鍾情更不限，對於女子，有僕王鳳，極得其愛，不幸早死。在范縣時，縣中有小吏似王鳳者，一見黯然，爲七絕四首以咏之。第一首云：「喝道前行忽掉頭，風情疑是舊從遊。問渠了得三生恨，細雨空齋好說愁。」又有句云：「可憐三載渾無夢，今日輿前遠近魂。」又：「楚王幽夢年年斷，錯把衣冠認舊臣。」他對王鳳感情如此濃厚，真令人生疑。

十「青藤走狗」

袁子才說鄭板橋愛徐青藤詩，常刻一印「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山陰詩人童二樹（鈺）亦重青藤，題青藤小像云：「尙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牆。」即咏此事。（見隨園詩話卷六。）

徐青藤即徐文長（渭），明之山陰人，天才超逸，詩文書畫，皆脫畦徑。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總督胡梅林（宗憲），爲人跡弛，不受羈縻，高仇狷潔，於人無所俯仰。知名好奇計，在梅林幕，助其禽徐海，誘王直，皆預其謀。梅林既敗，繫獄，青藤畏禍，又以科舉未得功名，遂患狂易，自殺不死，殺其繼室，繫獄久之始得免。後時以竹釘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畢丸破碎，終亦無恙。

青藤當時已受一世注意，識與不識，總都以爲他是個奇人。袁中郎（宏道）推尊尤至，爲他刻集，作傳，是最能瞭解青藤的。中郎說：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崩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袁作徐文長傳）

因爲徐文長是這樣的人，所以板橋與他有了共鳴作用。其賀新郎一首題「徐青藤草書」云：

墨瀋餘香賸，掃長箋，狂花撲水，破雲堆嶺。雲盡花空無一物，蕩蕩銀河瀉影。又略點箕張鬼井，未敢披圖，容易玩撥，烟霞直上，嵩華頂，與帝座，呼相近。半生未掛朝衫領，狠秋風，青衿剝去，禿頭光頸。只有文章書畫筆，無古無今，獨逞，并無復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眉目割破，頭顱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詞鈔頁五）

這詞推尊青藤，可謂備至。青藤常自言其書最佳，詩次之，文又次之，畫最次。所著有路史分釋、筆元要旨、徐文長集及歌臺嘯、四聲猿等雜劇，尤以四聲猿膾炙人口。板橋愛讀四聲猿，幾不釋手。他「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五書論文」云：

無論時文古文詩歌詞賦皆謂之文章。今人鄙薄時文，幾欲迸諸筆墨之外，何太甚也！將毋醜其貌而不鑑其深乎？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為

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百川時文，精粹湛深，抽心苗，發奧旨，繪物態，狀人情，千迴百折而卒造乎淺近。……憶予幼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方百川制藝二種，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家書頁三十四）

天池生是徐文長別號之一。板橋把四聲猿看與方百川制藝并重，也是推尊青藤表現。說至此應特別聲明，板橋的八股，所謂時文，做的的確有名。隨園詩話，亦曾說及此事。可惜現在無暇去找他的制藝來作材料，只好從略了。只從上一段家書裏，讀者當已看出他對於時文是如何津津樂道的。

四聲猿是四折劇，第一折爲漁陽，詠禰衡；第二折爲翠鄉夢，詠玉禪師；第三折爲木蘭女，詠木蘭；第四折爲女狀元，詠黃崇嘏。袁石公見之，稱爲有明第一曲。所以名爲四聲猿者，曲欄閒話謂其取意於杜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自然是有感而作。據銷夏閑記說有人謂文長四曲，都有寄託。他佐幕胡梅林時，曾喉梅林殺一山陰和尚，後和尚變爲鬼厲，翠鄉夢是弔這和尚的。女狀元是指其所殺之繼室張氏，因張氏亦美而有才。文長又嘗結海賊翠翹以爲內應，後翠翹矢志死，木蘭女是悼翠翹的，但這都不足深信。

徐文長畫雖自稱爲最次，但板橋極許之，板橋云：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斷筆爲之，絕不類竹，然後以淡墨水鈎染而出，枝間葉上罔非雪積，竹之全體在隱躍間矣。今人畫濃枝大葉，略無破闕處，再加渲染，則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小小匠心，尙不肯刻苦，安望其窮微索渺乎？（題畫頁四）

又說：

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爨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

畫蘭竹，而燮時時學之弗輟，蓋師其意，不在迹象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燮亦有倔強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陳鄭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燮何足以學之。

如此說來，他所以崇拜青藤，正在其爲人，超乎其詩畫紙筆之上了。

十一 『元和公公』

板橋在沁園春題『恨』裏說『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又在道情楔子裏說『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這『元和公公』原來是唐代的一個典故，出自白行簡之李娃傳。元人石君寶演其事爲曲江池雜劇，到了明代，鄭若庸又演之爲繡襦記，還有名李亞仙傳奇的，大概亦演此事。

在李娃傳中，并未說出名字，只稱爲滎陽公。滎陽是鄭姓的郡望。曲江池中始替他起個名字叫元和。板橋因爲自己風流浪蕩，喜歡李娃傳中所說的主人，因遂戲目爲先世。

據李娃傳所述，天寶（七四二——七五五）中，常州刺史滎陽公叫他的一個兒子到長安應試。在那裏不久，愛上了妓女李娃，遂住在她家，「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游宴。」這樣過了一年多，把所帶的錢都用光了，馬也賣了，家僮也賣了。鴇母看他沒有錢了，遂和李娃設下計策，把他騙出門，然後立刻搬了家。及至他回來，已找不着人，因而回到他從前的住處。主人看他可憐，給他飯吃，但是他怨懣之至，絕食三日，於是大病。主人怕他的病不得好，就把他搬到「凶肆」。唐代有一種風俗，人家死了人，要僱一班人來哭喪，「凶肆」就是包辦哭喪和種種喪儀的。「凶肆」的人看這病

人可憐，大家都調養他，後來竟然好了，「凶肆」的人遂叫他執總帷，得錢以自給。他因爲自己是死裏逃生，剩下的一條小命，所以聽見人家唱哀歌，心裏就特別有感動，嗚咽流涕，不能自止。他本來聰敏，因而學唱哀歌，一學就像。沒有多時，他的哀歌竟是長安第一。

有一次因「凶肆」東西二家爭勝負，各陳所備之器於天門街，兩肆比唱哀歌，以較優劣。來看的人有幾萬。他代表東肆，唱薤露詩，「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獻歎掩泣。」於是東肆得勝。誰知他就在這時候給他父親看見了。說他操此賤業，遂把他帶到曲江西杏園東，脫下衣服，打了幾百馬鞭，他不勝其苦，竟至暈死。後來凶肆中的朋友把他救活了。但是他身體潰爛，手足不能自舉，同輩也就不要他了，遂流爲乞丐。「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市。」

一日大雪，他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那時雪大，人家多不開門。恰巧李娃家開了一扇門，他也不曉得，遂連聲疾呼凍餓，音響悽切。李娃一聽，曉得是鄭生，愧悔當時不該逐他。於是留他在家，叫他發憤讀書。過了兩年，他考中直言極諫科第一名，立刻也就做官了。遂又和他父親相認。他父親亦感李娃賢德，就補請媒氏備六禮替他們正式成婚。

這故事大略只如此。曲江池雜劇稱他爲鄭元和，他的父親爲鄭公弼。在楔子裏，鄭公弼打發他兒子去應試，臨行叫他做一首詩，元和做詩道：

萬丈龍門則一跳，青霄有路終須到。去時荷葉小如錢，回來必定蓮花落。

蓮花落是丐者所唱的一種歌曲，由來甚久。雖然曲江池中并未寫出鄭元和作乞兒時如何唱，或蓮花落是什麼辭，但經楔子一題，總以爲他一定有一種極動人的討飯歌了。又鄭生既是直諫科第一，便是狀元資格，因此後人可稱

之爲鄭狀元。所以板橋道情跋尾云：「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道情也是早就有的體裁。嘯餘譜謂是道士所歌，爲離塵絕俗之語者。所以板橋作道情，雖提到鄭元和，不一定鄭元和和真做過什麼唱曲或道情，更進一步說，也許連鄭元和這個都沒有。李娃傳所說即使是事實，元和這名字也是後人捏造的。板橋不過戲以爲言罷了。板橋道情作於雍正七年，那時他尙未達。

十二 字畫

「風流儒雅，極有書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筆，兼衆妙之長。」這是前人對於板橋最普通的考語。板橋的字畫，確有專述的必要。張維屏松軒隨筆謂「板橋大令有三絕，曰畫，曰詩，曰書。三絕之中有三真，曰真氣，曰真意，曰真趣。」大

概這可算最適當的概說了。

關於他的字，最完全普遍的是他的集子。他的一部板橋集都是他手寫付雕的。也有一種翻板，雕的比較粗草，但原板確是甚好。即今掃葉山房之石印本，亦已蒼勁可愛了。他的字，無論是真書行書，都帶篆籀意味。他的「八分」寫得很工，但他自己說是「七分」。（見雨村詩話。）他實是以「八分」書與楷書相雜，自成一派的。（見揚州畫舫錄。）查禮銅鼓書堂遺稿，謂「鄭燮書行楷中筆多隸法，意之所之，隨筆揮灑，遒勁古拙，別具高致。」他自己曾說：「字學漢魏，崔蔡鍾繇，古碑斷碣，刻意搜求。」（署中示舍弟詩鈔頁七十二。）實則他少時楷書寫的極好。（集中詩鈔大部分還是楷書寫的。）後來見世人好奇，因以正書雜篆隸，成其一種奇體，這也是他自己說出的，見廣陵詩事。（據清稗類鈔，云板橋初學晉帖，雍正辛亥書杜少陵丹青引橫幅，體仿黃庭。

後方自爲一體，蔣心餘指爲晚摹瘞鶴兼山谷者。）

板橋的畫，最初則學自天然。他說：

余家有茆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煖，凍蠅觸窗紙上，瑟瑟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題畫頁一）惟其這樣以天然爲師，故更能得真意。板橋作畫，善能以神韻出之，一聽自然，他自述其經驗云：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疎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

也，獨畫云乎哉！（題畫頁二）

又說他作畫是胸無成竹的：

文與可畫竹，胸有成竹；鄭板橋畫竹，胸無成竹。濃淡疎密，短長肥瘦，隨手寫去，自爾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茲後學，何敢妄擬前賢，然有成竹無成竹，其實只是一個道理。（題畫頁三）

文與可是宋代畫家，他畫的墨竹，前人評之爲「疑風可動，不筍而成」，足見其瀟灑。他自號爲「笑笑先生」，又稱「錦江道人」。板橋既以神理爲貴，故能自闢蹊徑。板橋自己說他「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眼孔中」。所以「未畫以前，不立一格；既畫以後，不留一格」。這就是他的畫格高超處。但也頗有人在這一點批評他不好。

秦逸芬（祖永）桐陰論畫首編作於同治三年。將清初迄同治二百年

中畫家選集一百二十家，分爲大家十六，名家一百零四，別爲『神』『逸』『能』三品，各加評隲。他列板橋於『能品』評之云：

鄭進士板橋燮，筆情縱逸，隨意揮灑，蒼勁絕倫。此老天姿豪邁，橫塗豎抹，未免發越太盡，無含蓄之致。蓋由其易於落筆，未能以醞釀出之。故畫格雖超，而畫律猶粗也。

這樣以畫律約束板橋，可能把板橋約束得住？這種議論，只可對畫匠說罷了。板橋作畫，除學之天然外，頗師徐文長，在『青藤走狗』一章業經說過。上面又說他是很想學文與可的。此外他所真正崇拜就近受益，要算是與他同時的石濤和尙。他自云：

石濤和尙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題畫頁十）

又云：

石濤畫竹好野戰，略無紀律，而紀律自在其中。變爲江君穎長作此大幅，極力仿之，橫豎塗抹，要自筆筆在法中，未能一筆踰於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功夫氣候僭差一點不得。（題畫頁五）

板橋崇仰石濤，可謂盡致了。但其後板橋所畫蘭竹，確勝於石濤。又石濤名聲不大，板橋頗爲惋惜，他說：

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貼，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然八大名滿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用減筆，而石濤微茸耳。且八大無二名，人易記識；石濤『弘濟』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

『瞎尊者』別號太多，翻成攪亂。八大只是八大，板橋亦只是板橋，吾不能從石公矣。

板橋作畫，純以寄其情趣爲主。故真能爲藝術發展。他不但畫竹，亦愛竹石。他曾說：『十笏茆齋，一方天井，脩竹數竿，石筍數尺，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雨中有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閒中悶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卽竹石亦愛我也。彼千金萬金造園亭，或遊宦四方終其身不能歸享。而吾輩欲遊名山大川，又一時不得卽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彌新乎？』

（題畫頁二十五）足見他真能生活於藝術之中。

板橋字畫，質鼎甚多。魯駿『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按語云：『吳雨田從之學字，可以亂真。』又據清稗類鈔說他同縣有黎氏及揚州某觀道士仿其字體，亦足亂真。蘭竹則有理昌鳳能爲之。又濰縣有一木工能效其書畫。他

的字與他的畫本相關聯，畫徵續錄說他所畫蘭竹尤妙在染墨揮毫以草書之中豎長撇法運之，有「多不亂，少不疎」的好處。李泰棻所著中國近百年史，竟謂康有爲的字也是師板橋之意的，不知有什麼根據。不過愛板橋字畫的人很多，因爲一見他的字畫，就可凜然如見其人格。

十三 詩

板橋詩以性情爲主，很與隨園主張相近。但袁子才并不推重其詩。隨園詩話卷九所引板橋之詩句，如「月來滿地水，雲起一天山」，「五更上馬披風露，曉月隨人出樹林」，又「奴藏去志神先沮，鶴有飢容羽不修」，認此爲佳句。實則這幾句并無什麼好處，板橋的真正好詩，隨園未曾說到哩。板橋詩的好處，在其真情流露。乾嘉詩壇點將錄稱板橋爲「陰道神郁保四」，國朝

詩人徵略推重其海陵劉烈婦歌七歌骨董孤兒行貧士數首七歌與貧士兩首前面都已引過此外我所愛者爲其逃荒行還家行撫孤行前後孤兒行種菜歌後種菜歌姑惡窘况爲許衡州賦李氏小園再到西村諸作其逃荒行云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賸一身茫茫卽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天荒虎不飢肝人何巖阻豺狼白晝出諸村亂擊鼓嗟予皮髮焦骨斷折腰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不堪充虎餓虎棄亦不取。

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爲他人撫路婦有同伴憐而與之乳咽咽懷中聲咿咿口中語似欲呼爺娘言笑令人楚。

千里山海關萬里遼陽戍嚴城嚙夜星村燈照秋澗長橋浮水面風號浪偏怒欲渡不敢櫻橋滑足無屨前牽復後曳一跌不復舉。

過橋歇古廟聒耳聞鄉語婦人敘親姻男兒說門戶歡言夜不眠似欲忘愁

苦。未明復起行，露光影踽踽。

邊牆漸以南，黃沙浩無宇。或云薛白衣（卽薛仁貴）征遼從此去；或云隋煬皇，高麗拜雄武；初到若夙經，艱辛更談古。幸遇新主人，區脫與眠處。長犁開古磧，春田耕細雨；字牧馬牛羊，斜陽谷量數。

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詩鈔雜刻頁一）

這首詩寫逃荒狀況，何等懷楚！何等逼真！這是濰縣歲荒時，他親見的情事，所以能哀婉動人。像這樣詩，還能不給他以真文學的地位嗎？繼續這一篇的是還家行，寫逃荒後回家狀況，也是極動人的文字。詩云：

死者葬沙漠，生者還舊鄉；遙聞齊魯郊，穀黍等人長。日營青岱雲，足辭遼海霜。拜墳一痛哭，永別無相望；春秋社燕雁，封淚遠寄將。

歸來何所有，兀然空四牆；井蛙跳我竈，狐狸據我床。驅狐窒鼯鼠，掃逕開堂

皇，濕泥塗舊壁，嫩草覆新黃。桃花知我至，屋角舒紅芳；舊燕喜我歸，呢喃話空梁；蒲塘春水暖，飛出雙鴛鴦；念我故妻子，羈賣東南莊；聖恩許歸贖，攜錢負橐囊。其妻聞夫至，且喜且徬徨，大義歸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兒，抽刀割我腸。其兒知永絕，抱頸索阿娘，墮地幾翻覆，淚面塗泥漿。上堂辭舅姑，舅姑淚浪浪。贈我菱花鏡，遺我泥金箱，賜我舊簪珥，包并羅衣裳，『好好作家去，永永無相忘。』後夫年正少，慚慘難禁當，潛身匿鄰舍，背樹倚斜陽。其妻徑以去，遶隴過林塘。後夫攜兒歸，獨夜臥空房，兒啼父不寐，燈短夜何長！這纔不愧爲平民文學哩。姑惡一首，繪聲繪色，曲盡悍姑醜態。在詩鈔第七十三頁。撫孤行寫孀婦苦况，亦極盡致，在詩鈔第十四頁。此外古歌體之最激昂慷慨的，是前後種菜歌。前種菜歌云：

有明萬曆天啓間，時事壞爛生凶頑。羣賢就戮九千歲，宮中不復尊龍顏。烈

皇帝起震而怒，練帛一條殮凶孺。天荒氣敗不可回，龜鼎潛移九廟仆。蒼谷先生開平嗣，屢疏交章稱天意。提將白刃守宮門，散盡黃金酬死事。都城陷沒走南邦，惡孽桐城馬貴陽。新王夜夜酣春夢，戍卒朝朝立曉霜。上方請劍長號睡，忠讜不聞城又破。虎口纔離二黠奸，孤舟欲覆江流大。買田種菜作生涯，淚落春風迸野花。懶尋舊第烏衣巷，怕看鍾山日暮霞。荷鋤負擔爲傭保，菜羹糲食隨荒草。時供麥飯孝陵前，一聲長哭松楸倒。家有賢媛魏國孫，甘貧茹苦破柴門。燒殘昔日鴛鴦錦，滌盡從前翡翠痕。一畦菜熟一畦種，時時汲水提春甕。玉纖牽斷井邊繩，茅棚壓匾釵梁鳳。幾年稊穰先生死，含飯無資乞鄰里。天涯有客獨揮金，棺衾畫翬皆周視。人心不死古今然，欲往金陵問菜田。招魂何處孤臣墓，萬里春風哭杜鵑！（詩鈔頁一）

種菜歌自題爲常延齡作，常延齡是常遇春曾孫。遇春佐明太祖奪天下。貌奇

偉，勇力絕人，屢立戰功；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因稱之爲『常十萬』。子孫世襲爲侯，然均無大器，獨延齡有賢行。『崇禎十六年全楚淪陷，延齡請統京兵赴九江協守。又言江都有地名常家沙，族丁數千皆其始祖遠裔，請鼓以忠義，練爲親兵，帝嘉之，不果行。南都諸勳戚，多恣睢自肆，獨延齡以守職稱。國亡身自灌園，蕭然布衣終老。』（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傳。）後種菜歌云：

菜葉青，霜雪零，菜葉落，桃李灼，別有寒暄只自知，骨頭不比松枝弱。轆轤牽斷銀瓶綆，填瞎胭脂亡國井。哇乾蟲蠹葉如紗，蠹入孝陵牆上粉。碎鱗殘虎暮松聲，掃葉填沙隧道傾；年年寒食一盞飯，來享孤臣舊菜羹。（詩鈔雜刻頁十九）

明代遺民之卷懷故國，忠義亘天，有此表達，可以不朽。律詩如審况爲許衡州賦及再到西村都是好詩。其前一首云：

半缺柴門叩不開，石稜磚縫好蒼苔；地偏竹徑清于水，雨冷詩情瘦似梅。山茗未除將菊代，學錢無措喚兒回；塾師亦復多情思，破點經書手送來。（詩鈔雜刻頁七）

再到西村云：

青山問我幾時歸，春雨中長蕨薇。分付白雲留倦客，依然松竹滿柴扉。送花鄰女看都嫁，賣酒村翁興不違。好待秋風禾稼熟，更修老屋補斜暉。（詩鈔頁十六）

板橋自云：「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他對放翁原是很推尊的。有一封家書與其弟論作詩名題，只提及兩位詩人，一個是杜少陵，一個就是陸放翁，那通書云：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

古自不必言，卽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
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昏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戎役也；
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遠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
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喜忽悲之情，以及宗廟邱墟
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於往來贈
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
廢。——放翁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卽事遣
興而已。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儀、李光
弼、陳元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既
略敘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贊歎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時
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於毫釐分寸，而卒無

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沉溺湖山，不顧國之大計，是尙得爲有人乎？是尙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爲，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可也。……（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杜少陵是他願學的，他自己曾說：『詩學三人，老瞞與焉，少陵爲後，姬旦爲先。』（詩鈔頁七十二）但其對於陸放翁，據這篇看，總算未能輕視。其實就是有放翁習氣，又何嘗便是不好，不過他要自立門戶，所以如是說耳。鄭方坤說板橋的詩『流露靈府，蕩滌埃壘，視世間無結轡不可解之事，卽無哽咽不可道』

之詞。空山雨雪，高人獨立，秋林烟散，石骨自青，差足肖之。」（見鄭燮小傳）
板橋自己則很輕視其詩。他在後刻詩序中云：「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爲，
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
騷壇詞客爾，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屢欲燒去，平生吟弄，不忍
棄之。」足見板橋是絕不以什麼詩人自足的。區區能詩，在他却以爲不值一
文錢。所以他的詩刻，篇章很少，平日無聊應酬之作，一齊都未收入。并且還鄭
重聲明道：「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攔入，吾必爲厲
鬼以擊其腦！」痛快痛快，較之那市井流俗，滿紙賞花讌集，喜晤贈行，及滿紙
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巖某邨某墅者，其品格爲何如！

十四 詞

松軒隨筆云：『板橋先生，疎曠灑脫。然見地極高，天性極厚。其生平詞勝於詩，弔古據懷，激昂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世間不可磨滅文字。余嘗謂蔣心餘鄭板橋之詞，皆詞中之大文，不得以小技目之。』板橋之詞勝於詩，早已是公認的了。譚玉生（瑩）樂志堂集有論詞絕句四十首，中一首論板橋云：『蒼茫放筆轉欹歔，詩畫書名却未如。文到入情端不朽，直將詞集當家書。』足見他的詞和他的家書一樣，被人見重，勝過于他的詩和字畫了。

板橋爲詞，自云：『少年游治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辛蘇，老年淡忘學劉蔣，（詞鈔自序）與時推移，這是很很有道理的。秦少游（一〇四九——一一〇〇）『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宋史文苑傳）所以少年時學他。柳三變（永）詞極通俗，與少游鬚髯。葉夢得說他『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于世。』所以凡

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見避暑錄話）板橋說：「游冶學秦柳，」是不錯的。

辛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是山東人，生當南渡之頃，他心不忘宋，有志南歸，後來辛辛苦苦，做了不少的事。他才氣縱橫，見解超逸，情感濃摯，所以他的詞都是人格的表現。蘇東坡（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天才最高，胡寅說：「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薌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東坡自己亦云：「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止。」足見他氣魄偉大。放翁曾說：「東坡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所以板橋說：「中年感慨學辛蘇，」也是有理的。

劉過（約一一五〇——一二二〇）的詞屬於辛棄疾一派，直寫感情，

直抒意旨，雖不雕琢，而很用氣力。蔣捷（約一二三五——一三〇〇）在宋末德祐年間，曾中進士。宋亡之後，隱居不仕。大德年間有許多人推薦他，他總不肯出來做官。他的詞受了辛棄疾的影響，所以明白爽快。板橋老年學劉蔣，也無怪其然了。

板橋又自述其學詞經驗云：『燮年三十至四十，氣盛而學勤，閱前作輒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覺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讀一過，便大得意，可知其心力日淺，學殖日退，忘己醜而信前是，其無成斷斷矣。』（詞鈔自序）又云：『爲文須千斟萬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無傷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叢中去，要不可以廢改，是學人一片苦心也。燮作詞四十年，屢改屢蹶者不可勝數。今茲刻本頗多仍舊，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備嘗而有獲者亦多矣。』（鈔詞自序）板橋集中詞鈔不若其詩鈔之多，大

概都是精選之作。他在范縣時，曾因一警人而焚去所作詞數百首，則難怪他存的詞很少了。

那次焚詞的原故，據說陳孟周是位警者，本不會作詞，聽板橋填詞，便問詞的調子。板橋讀太白菩薩蠻，憶秦娥給他聽。不數日，陳竟用憶秦娥調爲其友人填詞二首，云：

光陰瀉，春風記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舊時明月如鉤掛，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

何時了，有緣不若無緣好；無緣好，怎生禁得，多情自小。重逢那覓回生草，相思未創招魂稿；招魂稿，月雖無恨，天何不老！

這兩首詞的確哀婉動人，情詞悱惻。板橋自謂：『予聞而驚歎，逢人便誦。咸曰青蓮自不可及，李后主辛稼軒何多讓矣。拙詞近數百首，因愧陳作，遂不復存。』

〔詩鈔頁七十〕板橋并作七絕二首，第一首贊陳孟周之天才，第二首誦揚此二詞云：『世間處處可憐情，冷雨淒風作怨聲；此調再傳黃壤去，癡魂何日出愁城！』板橋此咏，真非溢美；但因此而少讀板橋幾首詞，不能不算是一件大大憾事。

板橋幼從其同鄉陸種園（震）學詞，也是他極心感的一個人。陸字仲子，工行草書，貧而好飲。嘗以筆質酒家，索書者先出錢贖筆然後書。老年更苦，板橋七歌末一首云：『先生貧病老無兒，閉門僵臥桐陰北……青天萬古終無情！』就是爲陸憤慨的。板橋詞鈔中有陸詞二首，也是欲藉以流傳之意。我覺陸詞很好，現在且鈔其滿江紅贈王正子一首云：

驀地逢君，且攜手、墟邊細語。說蜀棧、十年烽火，萬山擊鼓。楓葉滿林愁客思，黃花徧地迷歸路。歎他鄉、好景最無多，難常聚。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

誰訴。看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富兒何物肥如許。脫敝裘付與酒家孃，搖頭去！（板橋詞鈔頁二十七）

陸種園之曠逸高標，很可見一斑了。

板橋的詞，我在其他各章裏已引的很多，其他沒有引過的最愛其賀新郎咏落花云：

小立梅花下，問『今年暖風未破，如何開也？不是花開偏怨早，總爲早開先謝，被斷雨零煙飄灑。粉蝶游蜂誰念舊，背殘枝飛過秋千架。只落得，珠絲掛。』

江南二月花擡價，有多少遊童陌上，春衫細馬。十里香車紅袖小，婉轉翠眉如畫，——佯不解傍人覷咱。忽見柳花飛亂絮，念海棠春老誰能嫁！淚暗濕，香羅帕。（詞鈔頁九）

這首詞前一片歎花開太早，比譬那些情苗早茁的女子，固然不能怪她，但早開便得先謝，轉眼色衰，情場難再。蜂蝶般的薄情男子，到那時又別有所戀，棄你於不顧了。如此說來，花開早了是不好。但是後一片說那江南二月，正是艷陽天氣，楊柳陌上，有那遊春女子，香車紅袖。這時那陌上少年，一個個都爭着看她，翠眉如畫，可是她呢，「佯不解傍人覷咱，」滿不在意那一回事，寫盡青年女子逞嬌撒媚神氣。然而「忽見柳花飛亂絮，念海棠春老誰能嫁，」又不禁美人遲暮之感。——所以這一首詞，極綺麗了，極委婉了，并且也實在提出了婦女問題中的一個問題。

此外他的好詞，尚有菩薩蠻留春，留秋，浣溪沙老兵，沁園春落梅，滿江紅田家四時苦樂歌，唐多令寄懷劉道士并示酒家徐郎諸作。這最後一詞唐多令云：

一抹晚天霞，微紅透碧紗，顫西風涼葉些些；正是客愁愁不穩，楊柳外，又驚鴉。
桃李別君家，霜淒菊已花，數歸期雪滿天涯。分付河橋多釀酒，須留待故人賒。（詞鈔頁二十四）

又酷相思一首我也最愛讀，詞云：

杏花深院紅如許，一線畫牆攔住；歎人間咫尺千山路。不見也相思苦，便見也相思苦。分明背地情千縷，攆惱空教訴；奈花間乍遇言辭阻，半句也何曾吐，一字也何曾吐！（詩鈔頁二十九）

十五 出世觀念

板橋閱世既多，天性又敏，早已勘破社會枷鎖。平時朋友和尚道士到居半數。在詩鈔中看見的，有石道士無方上人博也上人松風上人弘量上人巨

潭上人梅鑑上人青崖和尚起林上人勗宗上人婁近垣真人等。他對和尚是很偏袒的。有一封家書云：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目嗔眉，叱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况自昌黎關佛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關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爲然否？（進山讀書寄四弟墨）

他偏袒和尚，實由於其心愛和尚。他以爲讀書人不仁不義，同和尚比，何嘗就

高一等？他是看破儒佛之徒，并不是甘爲佛徒的，揚州福國和尚是板橋叔祖，曾到范縣訪他。他贈以詩云：

范城小縣無人到，忽漫袈裟暮叩門。一盞寒燈供佛火，數椽茅茨卽山村。支持祖德留清白，冷落鄉園愧弟兄。本分鉗鎚公透脫，更何了悟教諸孫。（見

曹州府誌）

又一首中有句云：「眼底浮雲眞幻化，枝頭芒屨自逍遙。」足見他的思想，很趨向這一路，是爲佛教解放過的。出世主義幾乎是他全集的中心觀念。他處處表示他是看透一切。所以贊美漁家酒家僧人道士乞兒歌者，而鄙薄富貴和榮華。他的瑞鶴仙詞七首和道情十首都是完全表示這種思想的。瑞鶴仙第六首數落官宦家道：

笙歌雲外迥，正燭爛星明花深夜。永朝霞樓閣冷，尙牡丹貪睡，鸚哥未醒。戟

枝槐影，立多少金龜玉笋。霎時間霧散雲銷，門外雀羅張逕。猛省！燕銜春去，雁帶秋來，霜催雪緊。幾家寒凍，又逼出梅花信。羨天公何限，乘除消息，不

是一家慳定。任憑他鐵鑄銅鐫，終成畫餅。（詞鈔頁三十五）

儂倖不長，榮華難再，是他否認權勢的根本觀念。所以他說：「霎時間霧散雲銷，門外雀羅張逕。」在道情第五首裏說：

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小唱頁

三）

「一朝勢落如春夢」也是表示這種意思的。「蛋殼乾坤，丸泥世界，疾卷如風燭」前面所引他在咏「孝陵」那詞裏表示的更明白。他有一首題盆蘭詩云：「春蘭未了夏蘭開，萬事催人莫要歎；閱盡榮枯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

裁。』(題書頁十二)這是最好的寓意詩，板橋具體的意見。

所以板橋是極達觀極率真的，他看破世情，因而敢於批評，敢於諷世。他的歷覽第一首云：

歷覽名臣與佞臣，讀書同慕古賢人。烏紗略戴心情變，黃閣旋登面目新。翻笑腐儒何寂寂，可憐世味太津津。勸君莫作閒居賦，潘岳終須負老親。(詩

鈔頁六十三)

他勸破讀書人的假面具，一行作吏，面目全非。只有那班腐儒，信以為真，津津有味；推拓不開，其實可憐。然而有時亦覺討厭，所以他最好罵秀才。他說：「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但「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個是推廓得開的？」(家書頁十)板橋自己自然力求推廓，然而以現在的眼光看，他受封建思想的毒害甚深，並不是個澈底的自然主

義者，這本是在第一章中，已詳說了。板橋并不是想絕對的出世，是因為社會的艱難，人事的杌隉，不能照自己的理想去『立功天地，字養生民』爲大多數謀幸福，只得退而以漁父農夫沒世了。所以他說：『柴扉無一事，乾坤偌大，儘可容伊。但著書原錯，學劍全非。漫把絲桐遺興，怕有人戶外聞知。如相問，年來蹤跡，采藥未曾歸。』他不獨認著書學劍爲非，縱是絲桐遺興，也怕給外人知道。這是如何隱遁高超的生活！

但他并不是一味消極的，他雖反對權勢，譏刺官宦，憐恤帝王，他却不是虛無主義者，不是無政府黨。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平民主義的共和制度！我們看他那道情第七首道：

邈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竝。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蟠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

這一首說朝代更迭這樣快，轟轟烈烈，不可一世，像煞有介事的，而今安在？都不過是陳迹罷了，廢塵罷了，慌忙盡了。像明末那樣龍蟠虎踞的江山，也就給優伶唱演雜劇，銷磨過了。所以他不贊成一姓之朝代。更進一步，他便可憐那歷史上之一姓的忠臣，道情第八首道：

弔龍逢，哭比干，羨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興謗，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龍逢比干，剖心讖竅而死，殊不值得。諸葛孔明人格雖高，然而徒勞犧牲，又有何益。在這狀況下，到不如莊周老聃無爲而治之妙了。但他并不主張無爲，他所贊成的是唐堯虞舜之共和揖讓。他的瑞鶴仙末一首咏「帝王家」道：

山河同敵，雁羨廢子傳賢，陶唐妙理。禹湯無算計，把乾坤重擔，兒孫挑起。千祀萬禩，淘多少英雄閒氣。到如今故紙紛紛，何限秦頭楚尾。休倚幾家宦

寺，幾徧藩王，幾回戚里；東扶西倒，偏重處，成乖戾。待他年，一片宮牆瓦礫，荷葉亂翻秋水，賸野人破舫斜陽，閒收菰米。

他覺得以天下爲一家私產，便不免今日爭來，明日失去，淘盡英雄閒氣，無非替歷史製造材料。究竟親戚故舊藩王戚里，有什麼能倚靠，又有什麼能偏重，都不過是權勢的暫時結合。任他炙手可熱，震驚一世，到頭來終不免宮牆瓦礫，供野人破舫斜陽，靜悠悠地採菱摘藕而已。回想唐堯揖讓，廢子傳賢，視山河如敝屣，便可羨了。這就是他的共和理想。雖然唐堯故事，今日史家已目爲不可信，但據舊日傳說，總不免皆認爲至治之極則的。板橋就公有私有這一點看去，眼光總算不錯。不過事實上又何嘗可以望見，只合回到鄉下去做一個太平人罷。板橋自述其老年之情懷道：「老夫三十載，燕南趙北，漲海蠻天，喜歸來故舊情話依然。提起鬢齡嬉戲，有鷗盟未冷前言。欣重見，攜男抱幼，姻

姪好相聯。』(滿庭芳「村居」下片)如此終老，便是人生快事。至其對於世事，在題畫中有一首寓意詩，很可表示出來。那詩道：

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題畫頁二)

這也是，在混亂時代不得已的自安生活。中國文學中很多這種思想，如唐朝羅隱詩句有云：「明年自有春條在，何事春風卒未休。」又朱敦儒的樵歌，邵雍的擊壤集，更整部的這種頹廢思想。板橋不過偶一如此表示罷了。我們卻不能忘記他那欲造福國計民生的始終意志。

十六 平民主義

板橋的平民觀念，也完全是其環境閱歷造成的。因為他出身貧困，所以能知貧困人的苦處，瞭解貧困者的人格。他是根據宗法的道德，來調和貧富

階級的。他的平民主義之根本觀念可以八個大字括之，便是『將相無種，天道循環。』所刻家書第一通，很可表示其整個意見，那書云：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於今日其不幸而爲臧獲，爲婢妾，爲輿臺皂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婢妾輿臺皂隸來也。一旦奮發有爲，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

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冑，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呼，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

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即在。

其中矣。

板橋這種思想，完全是宗法社會底定命論。迂腐固然迂腐，寬厚確是寬厚。社會上人果能都如此存心，人情又不至澆漓奸滑了。板橋卽是能實行他這意見的，他繼續下去說：

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篋，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惡。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

他這種話，也有相當道理。俗話說：『狗急跳牆』，易經說：『窮則變，變則通』。

現在這種社會制度雖然把窮人約束得緊，但愈窮窘愈易翻身來圖報復。馬克思見到這一點，遂產生其共產社會主義；俾斯麥也看到了這一點，遂力行其國家社會主義；誰知鄭板橋已早見到了，不過他沒有想到這是社會上最根本的問題，所以他只會用孔子的老方法，『忠恕』之道行之，實在只是一種平民主義，著重在平等的一點。

就社會的經濟狀況說：鄭板橋很以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爲可慮，所以他最看重農夫，他說：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

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家書頁十八）

他重視農夫，便想自己做農夫，他說：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獲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揀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具煖。嗟呼，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家書頁十七）

他雖想爲農夫，但他有田并不多，他也不想多。他覺得世人產業應當平均，有人貪求無厭，便有人無所措手足，是不應該的。他說：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佔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手足。

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家書頁二十）

板橋雖主張一夫受田百畝，然而世上無田者究居多數。并且他自己又何嘗能種田，自然還要倚賴佃戶。至於世上窮人，也無法一律平之，在這種狀況之下，他便主張厚待窮人，厚待佃戶，分惠盜賊。他說：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家書頁十九）

宗法社會，經濟私有，貧富既分，勢利乃現，人們最愛虐人厚己，不講愛他，板橋雖然一樣是存着宗法道德思想的，卻處處不存勢利眼光，打破階級觀念，看

重對方人格。像這厚待佃地人一般，都是世上極少見的行爲。

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說到買房子的事。他要大大的一个天井，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他不要牆高，意思是要「清晨日尙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的。但是這種房子，太不緊密，難防盜賊。板橋便接下去道：

——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家書頁十四）

快人快語，在現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對待盜賊，何嘗有比這更好的態度呢！適之先生要說像板橋這樣，便是有哲學思想的了。

胡先生民國十三年復在北
大講哲學，自謂須改訂其

哲學家定義，用的凡研究，人生極要問題，從意義上着想，便，要一個捉賊的較可以普遍適用的意義，這種學問便是哲學；「接着想，便，要一個捉賊的較譬喻，若能生出爲什麼作賊之問，便，乃感覺此事中之意義，故云：或即可釋，去此賊，甚至加以懲遇，便是，乃感覺此事中之意義，故云：或

板橋時時爲窮人打算，又不獨對盜賊爲然。他做官時，訟事袒庇窶子，前已說過。在別處所表示此意的也很多。家書有一通說到延師教子一事，其中極論厚待同學的道理，更應於無意中幫助貧家之子。他說：「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做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至陰雨不能即歸，輒留飯，薄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新鞋襪來上學堂，一遭泥濘，復製爲難矣。」傷心傷心，虧他想得到說得出，這也是社會黑暗的一面，而別人不知描出的，更想不到去幫助了。

板橋自己只想做一個平民，一個農夫，對於平民農夫的生活，有確實的了解。他有四首滿江紅描寫田家四時苦樂，極其細膩，云：

(一) 細雨輕雷，驚蟄後和風動土。正父老催人早作，東畝南圃。夜月荷鋤村吠犬，晨星叱犢山沉霧。到五更驚起是荒鷄，田家苦。疎籬外，桃華灼；池塘上，楊柳弱。漸茅檐日煖，小姑衣薄。春韭滿園隨意翦，臘醅半甕邀人酌。喜白頭人醉白頭扶，田家樂。

(二) 麥浪翻風，又早是秧鉞半吐。看壠上鳴榔滑滑，傾銀潑乳。脫笠雨梳頭頂髮，耘苗汗滴禾根土。更養蠶忙殺采桑娘，田家苦。風盪盪，搖新箬；聲淅淅，飄新籜。正青蒲水面，紅榴屋角，原上摘瓜童子笑。池邊濯足斜陽落，晚風前，前個個說荒唐，田家樂。

(三) 雲淡風高，送鴻雁一聲淒楚。最怕是打場天氣，秋陰秋雨。霜穗未儲終歲食，縣符已索逃租戶。更爪牙常例急于官，田家苦。紫蟹熟，紅菱剝。桄桔響，村歌作。聽喧填社鼓，漫山動郭。挾瑟靈巫傳吉兆，扶藜老子持康爵。祝年

年多似此豐穰，田家樂。

(四) 老樹槎枒，撼四壁寒聲正怒。掃不淨牛溲滿地，糞渣當戶。茅舍日斜雲釀雪，長堤路斷風和雨。儘村春夜火到天明，田家苦。草爲榻；蘆爲幕；土爲鏗；瓢爲杓。砍松枝帶雪，烹葵煑藿，秫酒釀成歡里舍，官租完了離城廓。笑山妻塗粉過新年，田家樂。

這幾首詞是真正的平民文學，而且經他這樣寫出，所謂田家苦的，又何嘗苦？板橋是真能了解平民生活，贊美平民生活的啦。

板橋既最重農夫，便謂士爲四民之末，已詳於其家書。他又在詩裏說：『極賤則爲儒』（詩鈔頁六）又在詞裏說：『八股何益，六經猶在，如何推倒。』（詞鈔頁三十）所以他是極看不起這一班只能營寄生生活之讀書人的。他是極反對現在這種文雅主義之教育的。

十七 後人

研究一件歷史，一個古人，總不禁追問到他的後來狀況。在南京的人，只要他有一點文學思想，總想去訪一訪隨園遺址。雖然那兩間茅屋，數叢青菜，只足引起數聲歎息，但亦足以抒一時的鬱悶。只可惜我現在沒有這機會去找板橋的陳迹。同治揚州府志有一個記載：

鄭變，字子硯，興化人，變從孫。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舉人。二十二年大挑知縣，初任廣東，後改河南，所至有聲；令魯山尤多惠政。……歸里後，蒔花種竹，不與外事，而周卹故舊，獎掖後進，不遺於力。詩古文詞獨關畦徑，尤工書翰，寸箋尺楮，人爭弄之。著嶺海梁園魯山等集。咸豐三年（一八五三）賊踞郡城，憤懣成疾，卒年七十二。

又續纂揚州府志有一條云：

鄭鉉，字景堂，諸生。口吃耳聾，而讀書通大義，孜孜好學，至老不倦。性尤好善，手輯先正格言，身體力行。工畫蘭竹石，得其伯祖板橋大令法。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粵寇再陷郡城，罵賊不屈，率孫女翠雲投井死，年七十六。我們所可在書本中找出的板橋的後人，只有這兩位了，并且都是他的姪孫。

一九二八年一月於南京

鄭板橋評傳	782.873
陳東原著	377
	10122
朱東潤	8/1
30083	海衛集 2/1

三民主義青年團
中央幹部學校圖書館

借書簡則

- 一 請愛護所借圖書
- 二 借閱圖書以兩週為限
- 三 借閱滿期者不在此例
如欲續借者請於借期前向本館申請
- 四 借閱書籍日期以兩週為限
- 五 借閱書籍如被損壞或遺失須按市價賠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國難後第二版

(88447)

國學叢書 鄭板橋評傳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陳東原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者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所 必 印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張一平)

六七五八上

同

460.80

7874244



C

5.72=49